

馬來西亞

砂拉越華文詩選

(1935 - 1970)



田農 □ 編

砂拉越華文作家協會 出版





馬來西亞
砂拉越華文詩選
(1935-1970)



本書由李光耀文學出版基金
贊助出版

砂拉越華文作家協會出版

馬來西亞
砂拉越華文詩選
(1935-1970)



本書由李志明文學出版基金
贊助出版

砂拉越華文作家协会出版



目 次

导 言.....	田 農.....	viii
----------	----------	------

洪 钟

呼声	1
故居	2
南洋的梦	3
森林	4
暮色	5
雨滴	6
榴槿花开时节	7
奔驰	8

郑子瑜

华侨新青年	9
-------------	---

刘贤任

冲上·冲上	10
阑珊的午夜	12

黄 昏

七七，我不能忘记你	13
夜的诗巫	15

通俗演讲者	16
亨 陶	
献给前方将士	17
华 超	
我们要抱着必死的决心	18
清 霜	
劝壮士上前线	19
培 成	
真的生活	21
吴 岸	
石龙门	23
我明天要起程	28
四个喷泉	30
夜宿江中	32
祖国	33
成长	36
望边疆	39
田 農	
红的黎明	41

土地底梦	42
海的悠思	44
远帆	47
夜过沙田	48
寄韩拍岸	49

穆 谷

眼睛	51
游魂	52
第二次爱	57

芭蕉客

第一支颂歌	64
-------------	----

砂 耶

给一位马来兄弟	70
---------------	----

田 宁

采撷	74
哪个农人不爱庄稼?	76
我心灵的鸽子	77
在胶林间的小路上	78
长屋	80

戴荧飞

我们终于醒来了	82
---------------	----

肖 南

- 欢乐之歌 87
农夫，森林和土地 91

巴 耶

- 我不能不爱着你们 123

舒 明

- 归来 127
怀念 128

平 环

- 苦力者 129

于 宁

- 我们是河上的流水 132

阿沙曼

- 跳玲珑 136

雨 田

- 我只有欢欣 139
我要离开你，土地 141
自由颂 143
阔别 146
祖国——可爱的砂拉越 150

卡斯特

远航	152
锄头	154
山洪	156

田 思

热爱	158
夜访	163
赤道放歌	164
灯下	167
荒芜的家园	169
重逢	171

鲁 钝

生之歌	172
赤道上的儿女	174
如果有这么的一天	176
挥别	177

芭 茅

山城诗束	179
债（外二章）	200
遥寄	202

青 木

诗二首	206
细沙集	209

石 少

- 小城拾零集 213

白 金

- 咱给兄弟民族来唱歌 217

蔡存荣

- 妈妈，请别哭泣 224

欧阳柳

- 追寻 226

- 我不再忧愁和悲伤 227

符国钺

- 怀寄 228

- 空虚 230

- 静静的砂拉越河慢慢流 231

- 夜灯 233

翠 冰

- 春的怀想 235

雪 冰

- 夕阳 236

方秉达

- 芭蕾舞女 237

- 流浪人 239

吕朝景

- 烟花 241
企图 242

弘萤子

- 夜将醒 243

李木香

- 一舟霞色 245

沈树德

- 异乡人 247
元宵节 248

谢永就

- 烟花 250
现象 251
歌·在穷荒 252

关 渡

- 吊眼 254
雕泪——给母亲 255



导 言

田 農

砂华文学，乃是砂拉越华文文学的简称。虽说砂华文学是马华文学的一部份，但在一九六三年，砂拉越与马来半岛、沙巴合并成为马来西亚之前，砂拉越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在文学艺术诸多方面的表现，都有其独特的一面。

文学是时代与生活的反映，东西马虽属同一个国家，但两地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历史发展的差异，民族结构有别，两地的文学也就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内涵。当砂拉越成为大马组成的一个州属之后，其在文学艺术的表现仍具有独特性。

笔者在一九九四年撰写的《砂华文学史初稿》曾对砂华文学概说与砂华文学的发端与成长有所阐述（注1）。编选这部《马来西亚砂拉越华文诗选》乃是当年撰写《砂华文学史初稿》拟就的。

诗歌是时代变动最直接的反映。本诗选收录的二战之前的诗歌，包括刘贤任、黄昏、华超等人的短诗，反映了日本侵略中国大地，海外华人对日寇的抗争精神。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的守军发动进攻，中国方面的守军奋勇抵抗，由此爆发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国

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敌忾同仇，海外华侨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意识，对祖国的高度热爱，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海外华人展开了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救亡运动。

抗日运动期间，砂拉越有多份报章出版。古晋有《古晋新闻日刊》、《砂劳越日报》刊行，前者由叶瑞岩主编，后者主编是涂耐冰。诗巫方面《诗巫新闻日刊》于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创刊，名誉社长是卢义端，社长刘子钦，编辑工作由刘子钦负责。

古晋出版的《古晋新闻日刊》及《砂劳越日报》已不可得，本书收录的多篇抗口诗歌皆录自《诗巫新闻日刊》。《诗巫新闻日刊》主要的文艺副刊是《奔流》，编者署名雅痴，此乃刘贤任的笔名。

《奔流》发表许多抗日诗歌。这时正当中国抗日战争方殷，海外华人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表现出义愤填膺，诗歌的声调也就慷慨激昂。这里引述刘贤任的诗：

冲上！冲上！/拼命和敌人算账：/城市丘墟，/生灵涂炭，/妇女被辱，/家人折散，/那一件不是万恶的敌人所干！

冲上！冲上！/正义和暴力对仗，/把一颗信心，/下一个勇断，/以英武的身躯，/做祖国的保障。

.....

一九三九年七七抗战两周年时，《诗巫新闻口刊》曾出版抗战两周年纪念特刊。以下是发表于特刊的一首诗；作者署名是黄昏。

《七七》，我不能忘记你！/这伟大的日子！/我们在血泊里过着悲壮的生活，/在炮火中过着仇恨的日子，/于今日，是整整地两年了。/在这两年中，/那死亡的法西斯走狗——日本/曾捕过无数妇女的身躯！/曾带走无数勇士的生命！/使民族遭受空前的惨劫！/但我们并不恐惧，/而且已在加紧争斗，/为了自由，/为了正义，/那新生的伟力，/已从艰难中生起，/已从刻苦中长起！

《七七》，我绝不能忘记你，/这伟大的日子，/这血的日子，/这民族再生的日子，/我们以钢铁的身心。/奔向胜利大道前进！/我们以誓死的决心。/争取敌人的血来纪念这日子！

与上述所举的诗人有所不同的是洪钟。原名蔡钟英的洪钟，1941年从中国南来诗巫，在郊区的中兴中学教书。毕业于上海美专的洪钟，工於绘画、音乐与诗歌创作，他在南来前已开始写诗。选集中收录〈故居〉一诗，写於1933年，那时他还居住在福建莆田的家乡。诗中有着淡淡的愁绪。1935年在上海时创作更丰，诗艺深受中国现代诗先驱戴望舒及卞之琳等的影响。南来后洪钟仍创作不断。1941年杪日军南侵，离开故国到南洋追求理想，面对灾难的来临，洪钟写下了〈呼声〉、〈南洋的梦〉等诗篇。对日本的侵略表达出愤怒之情。洪钟於1953年出版诗集《海潮集》，收录他战前在中国及南来后所写的诗。1970年代之后他仍创作不断，有《池畔集》等诗集出版。

抗日时期的诗歌深具战斗性，诗艺较为粗糙，但诗的内容反映出时代的特性。写作者大抵乃中国南来的知识份子，他们寄寓异国，更关怀祖国大地的抗日战争。一九四一年杪当日军侵占了砂拉越时，报章已全部停刊，写作者们不得不停笔，或转而进行其他形式的斗争。

(二)

二战之后，砂拉越华人社会百废待兴，文化教育工作次第展开，多份报章陆续出版，土生土长的文艺青年开始展现出他们文学创作才能。五十年代中，报章的文艺副刊与杂志展现出新的面貌。这一阶段正是砂拉越人民掀起反殖反帝运动，政党组织与民运争取自治独立的时期，政治激素激励了文艺创作，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各种文学形式的创作都具有一股新的气息。可以说这是战后砂华文学创作的成长期（1956-1962）。这一时期，报章文艺副刊与文学杂志发表了许多有水准的作品，为砂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岸於 1950 年代初开始写诗，本选集所收录的〈石隆门〉一诗，写於 1953 年，该诗刊於新加坡南洋商报姚紫主编的文艺副刊《世纪路》。作者当时只是一名 16 岁的青少年，已开始展露诗的才情。此后吴岸陆续有诗作发表，1957 年至 1962 年是他创作的旺盛期，这些诗作稍后结集出版《盾上的诗篇》一书。杏影为他写序时说：“这部诗集里的语言都很突出新鲜，但却一点不艰深，因其所表达的情感也就亲切动人。”

50 年代砂拉越逐渐展开的社会运动造就了诗人的乡土诗情，他的现实主义诗观及成熟的诗艺，为他 80 年代以后写出更多的佳作。

田農於 1955 年开始写诗，当时也不过是一名 15 岁的少年。选集收录诗作〈红的黎明〉及其他诗作，多刊於古晋出版的《新闻报》〈拉让文艺〉副刊及《文艺生活》月刊。

黄妃在其著作《反殖时期的砂华文学》一书（注 2），对田農诗作有所论述：“诗人青涩的苦闷是当时许多青年都感受到的。然而诗人以其特有的文学表现刻画了自己的心事和孤独飘泊的心境。诗人淡淡的轻愁也许正出于多年的流浪，再由此引发了整个民族的流浪意识。……”但是尽管忧郁、苦涩，诗人却没有绝望过，他坚信“光中有明天”其中体现精神正是忧而不伤。……田農 1965 年在香港出版《子夜诗抄》诗集。

同一时期，肖南是一位勤勉的写作者。他写小说与散文，但主要创作还是诗歌。肖南来自农村，五十年代末期农村的各种活动都很活跃，青年人大抵都参与了这些活动。农民的艰苦劳动，农村中的人与事以及政治运动成了肖南创作的源泉。

他的长诗〈农夫，森林和土地〉，写出了农人世代的苦难与奋斗，最后参与人民的政治斗争，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表达了年青一代对未来前景的寄望。

肖南原名温振南，在五十年代中即开始用不同笔名发表大量作品，主要刊载在《新闻报》拉让文艺副刊，只可惜一直都未结集成书。本选集中芭茅及青木的诗作，或也是肖南的诗作。但肖南已在1969年时牺牲，所用过的笔名现已无从查证。

穆谷是一位追求艺术形式的诗歌创作者，颇受中国格律派诗风的影响。本选集收录穆谷三首诗，诗艺纯熟，表达了作者对土地的热爱。

穆谷，一属严微映，原名郑和贵，是拉让文艺文学组织成员之一，除了写诗也写短剧，但作品不多。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病逝。

本选集中收录欧阳柳与符国铖数首诗作，展现出唯美派诗风。欧阳柳于五十年代开始写诗，诗歌往往是倾诉青年人的爱恋与幻梦。虽清新雅丽，但缺乏的是社会意识。《梦幻集》一书，收集了作者这一时期的作品。

符国铖六十年代开始写作。他的诗写来闲适、优雅，但多是低徊於个人狭窄的感情。这里引述〈夜灯〉一诗：

夜色昏昏，/路灯迷蒙，/一声声脚步，/撩起美的梦。

梦里有星光点点，/梦里有雨后彩虹，/梦里有我和你并肩，/梦里有羞笑的脸容。

不想明晰，是真或者一个梦。/让它如路灯一样迷蒙；/走着，谈着，/笑了，醉了，/一个字回翔，/在你心中，在我心中。

夜色昏昏，/路灯迷蒙，/一个字破重雾，/自我心中到你心中。

符国铨的诗深受当年香港诗人为匡的影响。《顾影集》一书收集了符国铨（东门草田郎）、翠冰与雪冰三兄妹的作品。

田思於 60 年代末开始写诗，是这一时期重要诗歌创作者。他沿着现实主义创作路线，表达出对乡土的热爱，对光明前景的追求。六十年代的砂拉越是处于动荡沸腾的岁月，田思以热情的笔触，写出青年人对理想的追求。这里引述〈灯下〉一诗数行：

多少个无风的夜晚/我们守着孤灯白纸/灯光把不同的影子照在壁上/影子就似乎合成了一个/我们于是感到在那漫漫长夜里/也有欢笑，也有鼾音/也有暗流透过将要窒息的空气。

多少个夜晚曾经这样消逝/同样是在灯下/同样合着影子/我们都感觉彼此的热血在沸腾/我们都听到彼此剧烈的心跳/无边的夜里只有灯火的光芒/灯光下闪烁着我们美丽的理想/多少真理之匣被启开了/多少的商议将要变成行动……

田思於 1978 年出版诗集《赤道放歌》，集中部份诗作即是六十年代末的作品。七十年代以后他创作更勤，已结集多本诗集出版。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现代诗，曾经风靡星马诗坛。砂拉越一些青年也於此时写作现代诗，诸如方秉达、吕朝景、秋红、李木香多位。

作者们有些当时仍是在籍的学生，他们追求新的诗歌创作形式。提倡现实主义文学者指责现代诗只抒写个人狭窄情感，缺乏社会意识，这种密码式诗，好像排字房里的字粒打翻了捡起来乱排。现代诗在砂华文坛崛起时，由此掀起一场笔战，这类笔战各据论点，自然不会有结果，但也提升了读者对文学的认识。

方秉达与秋红的诗写得较为圆熟。一九七〇年，这批现代诗的写作者，发起组织「星座诗社」，对现代诗的活动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

从五十年代中迄六十年代末，这十多年间，是砂华文学的丰收期，通过各种文学形式的创作，反映出砂拉越的社会面貌。本选集中收录的诗创作作者们当时大抵都还年轻，包括砂耶、舒明、于宁、雨田、阿沙曼、卡斯特、平环、白金等，但他们的诗作都未结集出版，编者只有从旧报章杂志中搜辑，遗漏之处自所难免。

九十年代初，笔者於《砂华文学史初稿》一书中的后记写道：

一九九〇年，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举办一项文学讲座会，我受邀作“反殖运动时期的砂华文学”的谈话，过后诸多同道即鼓励我撰述砂华文学史。一九九二年，在砂华文化协会的赞助下，我遂展开资料的搜集与编撰工作。

七十年代初，我从事砂拉越华族史研究，曾多次往古晋博物院借用资料，包括博物院所收藏的早期华文报章。不料经过二十年时间，这些旧报章有些经已丧失，而所存的也乱作一堆，未有适当的整理。加以负责人对中文的不认识，又何能处理这些具有史料价值的旧报章呢？因此在编写砂华文学史的工作中，搜集资料已费去我许多时间。

由于资料搜集困难，这就影响到对于一般文学现象的叙述与理论分析。笔者希望来日有机会加以修订、补充，甚至整理七十年代以后砂华文学发展史。数十年来，在砂华文学这块贫瘠土地上耕耘的写作人，他们的贡献是应该肯定的。因此编一套“砂华文学大系”，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以及史料已是刻不容缓的事。这份艰巨的工作，有待同道的努力与合作。……

这本《砂拉越华文诗选集》（1935-1970）可说是我当年撰写《砂华文学史初稿》的基础上编选出来的。

本选集的资料来源，部份选自作者们已出版的诗集，更多的是选自当时出版的报章文艺副刊，包括战前的《诗巫新闻日刊》。1956-1962年在古晋出版的新闻报，曾有多個文艺副刊，特别是〈拉让文艺〉，刊载大量文学作品，选集中的诗作不少是选自该文艺副刊。在编选过程中，承砂拉越作家协会主席吴岸出示所收藏的资料，老伴李佳容（煜煜）协助校对，在此一并致谢。

2007年9月



（注1） 田農著，1995，《砂华文学史初稿》，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

（注2） 黄妃著，2002，《反殖时期的砂华文学》，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

洪钟

呼 声

从祖国飘流到蛮荒地方，
回忆里没有平安；
江南的花草已经污了颜色，
家乡的梦恋也没有欢欣。

此地原非乐土，
野人的鼓乐，
溪流的唱和，
谁有逸乐的心绪？
是被夺去土地的人群，
又来一次血汗的榨取。

时日已踱上灾难的高峰，
强暴的手扼住人人的喉咙，
从此我所听见的，
只是饥饿和被鞭策的呼声。

1942年11月9日

故 居

深巷的龙眼叶睡沈沈，
没有一个游玩的孩子，
故居的门扉掩紧。

屋檐下，
蛛网封闭了年华梦，
也粘住了飞虫的寂寞。

我站在蒙苔的阶石上，
重温昔日的甜梦，
如云飘渺；
悄悄地飞去，
悄悄地追踪。
问观音井旁的
汲水姑娘，
别来龙眼花
曾有几度含苞？

1933年5月1日·莆田

南 洋 的 梦

弥漫床围的热带气氛，
调匀呼吸的夜的诱惑，
南洋的梦紧张而疲倦。

啊！夜的声调多么生硬呢？

我的嘴唇
已被大雅克人的烟草软化，
多抽口，多馀的太息。

这已不是做梦的时候！

醒来，
为蚊子记笔血账吧！
啊！拍死几只了。

1942年10月5日·拉让江畔

森 林

独自仰望太空，
阳光白云和乔柯，
寂寞的影子，
徒步的人。

林间鸟声啼咽
梦似的深沈，
绿荫下没了路径，
这太古贞丽的处女地，
无从寄托市廛的爱情。

一个人，
一个避世的香客，
怀了一颗幽灵的心，
向森林虔诚地举步。

1943年3月29日·萨拉瓦克

暮 色

漫步人舒适地眺望：

兀立斜坡上的古木，
埋没蔓草里的墓碑。

虹彩穿过云缝，
斑鸠觅食於路旁，
椰子舞弄它的枝叶，
炊烟淡抹了村庄。

天后的云层，
半掩了夕阳的容颜，
像凄丽的徐娘，
禁不住向大地送颦；
远山丛树，
平添了醉意。

这时漫步人
以细软的步伐，
访问友人的家，
或尝涩味的咖啡於摊上。

1944 年 7 月 17 日

雨 滴

屋檐雨滴
扣碧阶，
黄昏庭院
阑干
人独倚。

遥怀故国，
离愁无限；
多情泪，
一串串，
都向阶前洒。

暗地里，
流光偷换。

1944年8月·南洋

榴槤花开时节

榴槤花开时节，
大蝙蝠成群结队
渡过太空
向那花园猛进。

壮丽地翱翔，
数不清，云际点点，
如傍晚土人的聚会，
在奇异的榴槤花旁，
进它们的珍肴。

榴槤花开时节，
大蝙蝠成群结队
渡过太空
向那花园猛进。

这有福的仙鼠，
正享受着季候的丰粮。
婆罗洲的云天景色中，
遂有它们的影儿
蹁跹飞舞着。

奔 驰

柳丝舞动她的腰肢，
麦浪翻起银色的光芒。
郊原上，
万千被生活蹂躏的人，
这夜里为饥饿而奔驰。

那边粉红色的天底下，
骷髅镀金的乐土，
掠夺人性的颜色，
狂欢的爵士音乐，
跳舞哪！
香槟酒在杯中嬉笑，
脚底溜走不知疲倦的节拍。
街头上，
万千被生活压迫的人，
这夜里为饥饿而奔驰。

1935年5月20日

郑子瑜

华侨新青年

华侨新青年，快起来，快起来，
我祖国濒存亡关头！

华侨新青年，快起来，快起来，
肩负起我们的使命！

斗争！斗争！中华民族已怒吼，
祖国的前途正光明——正光明！

华侨新青年，快起来，快起来，
炼成钢铁，向前猛进！

1939 年
写于南洋

刘贤任

冲上·冲上

冲上！冲上！

拼命和敌人算账：

城市丘墟，

生灵涂炭，

妇女被辱，

家人折散，

那一件不是万恶的敌人所干！

冲上！冲上！

正义和暴力对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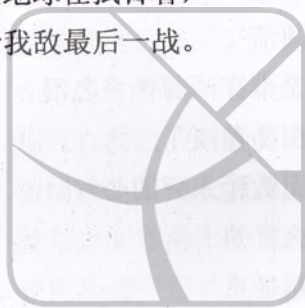
把一颗信心，

下一个勇断，

以英武的身躯，

做祖国的保障。

冲上！冲上！
前面有火光灿烂，
牢牢地困住敌人，
莫任它一个逃，
近的给它一刀，
远的赏它一弹，
全地球在拭目看，
看我敌最后一战。



1939 年

阑珊的午夜

迷离

簇簇的灯影

多么的怅人呵

这阑珊的午夜

冷寂

凄清

是谁在洒着怀乡之泪

街衢黯淡了

无数颗未死的心

火样热

铅样重

走罢

故乡已无家了

异地的流浪者

1939 年

黄昏

七七，我不能忘记你

《七七》，我不能忘记你！

这伟大的日子！

我们在血泊里过着悲壮的生活，

在炮火中过着仇恨的日子，

于今日——

是整整地两年了。

在这两年中，

那死亡的法西斯走狗——日本

曾捕过无数妇女的身躯！

曾带走无数勇士的生命！

使民族遭受空前的惨劫！

但我们并不恐惧，

而且已在加紧争斗，

为了自由，

为了正义，那新生的伟力，

已从艰难中生起，

已从刻苦中长出！

《七七》，我绝不能忘记你，
这伟大的日子，
这血的日子，
这民族再生的日子，
我们以钢铁的身心。
奔向胜利大道前进！
我们以誓死的决心。
争取敌人的血来纪念这日子！



1939 年 7 月 7 日

夜的诗巫

夜的诗巫，
整千的游人只带来一颗心，
如海水般的澎湃！
似万马般的奔腾！

白的布条，
黑的墨字，
这是侨胞献金救国，
伟大的神圣标志！

大街，小巷，处处，
化装难民，卖物女郎，
还有一一高脚，舞狮，
看！游人们是清醒了！

夜的诗巫，
整的游人已打成一颗心，
不约而同地在呐喊：
《抗战建国万岁》！

1939年 诗巫

通俗演讲者

人影在路灯下摇晃，
人潮在街上汹涌，
今天是「八月十三」，
愤怒，随着晚风在每个人脸上现出，

通俗演讲者，他，
挺着胸，挥着拳，
用刺激的语调开始申诉，
「家乡是沦陷了」！

祖宗的坟墓，被掘了！
肥沃的田园，被占了！
慈祥的母亲，被奸了！
可爱的弟妹，被杀了！
弟兄们，认清我们的敌人，
起来！我们要报仇！
雄壮的回声！！

「我们要报仇呀」！
在热带中的诗巫喊出。

1939 年

亨啍

献给前方将士

忠勇的战士，
你们是国家的捍卫者，
你们的热血，
将洗雪历来的耻辱，
你们的头颅，
将创造崭新的中国，
忠勇战士呵！
你们的爱国热情，
有如日月，
你们的勇敢精神，
是永不磨灭的。

向前吧！英勇的战士！
你们虽牺牲了，
还有后继者，
别恋着温柔的家。
忠勇的战士呵！
我在歌颂你，
不，全国都在歌颂你，
歌颂你爱国的意志。

华超

我们要抱着必死的决心

为着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我们要抱着必死的决心，
挥动四万万钢铁般的拳头，
粉碎侵略者的迷梦！

为了要挽救祖国的危亡，
我们要抱着必死的决心，
将不惜任何的牺牲，
予打击者以莫大打击！

为了维护和平正义与公理，
我们要抱着必死的决心，
坚决的跟法西斯恶兽奋斗到底，
争取最后的胜利。

《诗巫新闻日刊，奔流》

1940年1月6日

清霜

劝壮士上前线

亲爱的壮士们，时候到了！

再不容你迟延！

再不容你徘徊！

法西斯的侵略者，

正在疯狂猖獗，

小心，他会杀死了你的性命！

他会强奸了你的妻女！

壮士们，向前去吧！

再不要作糊涂的梦，

再不要贪恋富荣！

啊，壮士们！

请抛下你那可爱的家庭，

还有那热恋的情人，

天伦之乐要待凯旋之后，

才得享受，

这一点你须认清，

这是生死关头，

要鼓起热烈的心，
向万恶的侵略者拼命！
为了民族的解放，
世界的和平，
啊！决不可惧怕牺牲。

诗巫新闻日刊
1939年10月20日



培成

真的生活

我总不会忘记，
忘记那灯炬辉煌的一夜。
看那长长的行列，尽些农、工、学、兵，
他们正扭着最平民化的秧舞，
在那嘹亮的歌声中，我听见说：——
唱出一个春天来！
啊！这是锄地，这是播种，
多么自然！多么纯朴！
把中国农民的辛苦生活，
活生生地表现出来。
啊！收成了，
你看，大家都弯着腰；
挥着汗；
哈，拍着掌，大家笑。
笑吧！愿每年都顺利丰收，
笑吧！让大家在辛苦之后会大笑！

有了做工，才有得吃，
这就是真的生活。
但不要忘记，
真的生活，并不能只挂在口头上，
真的生活，需要我们去学习，去奋斗，
才能获得的。
更不能忘记，
奋斗跟学习，最好是向工农们看齐。



1950 年 3 月

刊於古晋中华学校校刊

吴岸

石 龙 门

原注①

我慢慢地，

在你那不长的碎石路上走着。

我的眼睛，

熟悉地望着

路旁两列蹲着的木房子，

和那像穿上了补着不同颜色的破衣的

小木屋和亚答屋，

也望着许多匆忙地活动着的黝黑的人们……

我又来到了你的怀抱。

我从我的狭小而晦味的家里走来，

不是为了要玩赏你的美丽的风景，

而是为了要看到我从来没有看过的

树木和火，

和得到我从来未曾得到的

养料和水。

我曾经这样地幻想：
让我赤着脚，
走过你的土地上
每一间破落污秽的亚答屋。
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家……

我最爱听这儿的人们
述说着你的故事：

（带着火烈的瞳孔）

那是很久以前，
在你的土地上
饥饿的人们
为了要得到面包，
像火山

像洪水
像猛兽，
咆哮起来，
疯狂地咆哮起来！
于是，在你的土地上，
也开始了残忍的屠杀……
如今，在我的皮箱的底层，
藏着几根化石似的黄色的骨头，
那是从你英雄的山洞里拿来的 原注②

这儿的人们如何也忘不了：
那一次，
十多年前的一个动荡不安的夜晚，
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在你的镇上忽然起了大火。
红色的火舌接着黑色的天，
吞灭了人们血和汗结成的果实。
剩下的只是焦黑的土地
和人们的哭泣。……

第二天，
第二天啊！
萝卜头静悄悄地爬到了
你的身上。……

如今，在烧焦的土地上，
又盖起了房子。
黝黑的人们，
在辛勤的劳动。
然而呵！
你可知道，
那大腹便便的可怕的怪物，
昨夜已来到你的身旁？

把那没有踪迹和影子的
吸血的器具，
安置在你那苍白的肉体上。……

当夜的黑幕盖住了你的脸庞，
两旁的木屋子沉静地躺着，
像死去一般。

从屋檐下望过去：

黑色的柱子
像骷髅的阴影，
只有几盏路灯，
张着疲倦的眼睛
互视着。……

清晨，
周围是那样的寒冷。
人们又开始蠕动起来，
像蚂蚁一样。
汽车的机声粗暴地动荡起来。
对面渐渐显明的结莲山矗立在空中，
沉重地压在你的
肩上

山腰间飞来白色的烟雾
也蒙盖了你的脸庞。……
石龙门呵！
我的土地，
告诉我，
在什么时候，
将夜的黑幕，
和晨的烟雾
揭破？
赶走？
在什么时候，
你那像妇人一样苍白的脸
才能呈现出微笑？

1953 年

原注① • 石龙门 (B a u) 在砂拉越西部，古晋西南二十四哩的一个小市镇，为著名的金矿区。

原注② • 1857 年，这儿的人民，因不堪土王的压迫，群起反抗，据传说，当时人民斗争到最后，被赶至一山洞中遭焚烧而死，此山在市镇的旁边，曰“鬼洞”，洞里还存在余留至今的若干骨头。

我明天要起程

那雨儿已下了多少回，
那雷儿已响过了多少次，
那风儿吹了一阵又一阵，
我明天要起程。

我的心永远不平静，
越是沉默它越是激动；
森林的呼喊，
高山的召唤。

祖国在叫着我的名字，
我也把祖国的名字呼唤，
她给我一项光荣的任务，
我怎还能迟迟不前？

那浪儿在岛外翻腾，
人群的手在浪顶挥动；
那浪儿在我心中翻腾，
我心怎么能平静？

一个兰达季节又随着，
苦旱的八月来临，
八月的火使人坚强，
九月的水给人力量。

灯儿已昏黄，
我已准备好行装，
雨儿哗啦啦地下着，
我明天要起程。

雷儿又滚过夜空，
夜空里吹着夜风，
屋檐下水声最响，
我明天要起程。

1959年9月27日

四个喷泉

「快乐和欢笑，那是已往的事情，
已往的理想么，现在都成了泡影，
我实在忍不住呀，眼泪……
然而泪水那能使我宁静？」

无声的眼泪在她的眼中舞蹈，
转动在夜的寂静中，闪着光。
少女的心，第一次颤抖着——
是谁的恶手把幼苗儿摘断？

咖啡冷了，我们四个青年，
像桌上的四个咖啡杯子；
然而四颗心是四个喷泉，
四道泉水在夜里喷溅。

“大姐，这年头可恶，但你也有错，”
我们之间一个说：

“瞧，泪水已洗尽了你的理想，
你爱惜你的理想，就把眼泪收藏。”

“已往的欢笑虽然一去不返，”

我们之间另一个说：

“未来的欢笑却在痛苦背后召唤，
泪是懦弱，它把通向幸福之路斩断！”

我看他，看他，又把她看看，

“让我们喝点咖啡吧，”我说，

“再谈谈我们的理想，亲爱的，把泪擦干。”
而不知怎的，泪水却润湿了我的眼眶。

1956年12月26日

夜宿江中

天上一弯残月，点点星星，
江面夜霭弥漫，梦似的恬静，
只有江水涌着船缆声唧唧，
夹着旅伴们的疲惫的鼻息。

漫漫的夜，我的梦很短暂，
望水上萤光，想明日旅途的艰难；
当岸上有了鸡声人语，
我的前进的铃就要敲起。

1957年12月于巴当鲁巴

祖 国

轮船的汽笛刺破了静空，
五月的黎明在头上颤动，
人心抖了，当快乐和悲哀，
炽热地在人们的胸膛里沸腾。

一个白发的老妇在船舷上哭泣，
一个青年在她的身边向她低语，
是母亲在送别自己的骨肉？
还是儿子在送着母亲远去？

再次的笛声宣布了时刻已来临，
送行者依依地挤下船梯，
轮船和码头，儿子和母亲，
在飞动的手巾里逐渐远离。

远了，然而老妇人的哭泣声，
清晰地在隆隆声里低回；
看不清那青年是否也流泪，
只见河水在码头下激荡。

祝你一路上平安，母亲，
不要为你的儿子忧伤；
当你在怀念着你的祖国，
当你的祖国在对你呼唤。

那里正是温暖的春天，
你的一别多年的祖国呵，
枝头上累累微笑的枇杷，
将迎接你的归来。

你的祖国曾是我梦里的天堂，
你一次又一次地要我记住，
那里的泥土埋着祖宗的枯骨，
我永远记得——可是母亲，再见了！

我的祖国也在向我呼唤，
她在我脚下，不在彼岸，
这椰风蕉雨的炎热的土地呵！
这狂涛冲击着的阴暗的海岛呵！

我是个身心强健的青年，
准备为我的祖国献身；
祖宗的骨埋在他们的乡土里，
我的骨要埋在我的乡土里！

再见了，我的亲爱的母亲。
轮船消失在河流的远方，
拥挤的码头只剩下一个青年，
只有河水依然在激荡！

从此他告别了自己的欢笑，
从此他告别了自己的悲哀，
当他疾步走在赤道的街上，
他就想着祖国偏僻的村庄！

1957年8月12日

成 长

我们在夜空寻找最亮的星，
它们在笑，老对着我们微笑。
四周尽是树林，绿绿青青；
晴空却蓝得平凡。
我们只想看看大海的广阔，那永生的蓝。

在椰园里艰难地与群蚊一夜周旋，
互相埋怨，不该来这鬼地方旅行；
幼稚的误会，我们流泪，
用舌尖舔舔唇边，
味道总带点儿咸。

我们害羞，我们的身体，
丑得像刚长粗毛的雏鸟；
邂逅了女神就自以为是诗人，
一阵笑声，笑声里半遮半掩
各自心底的秘密。

然后来了一阵大风，未来生活的呼唤，
十个手指紧紧地握在一起，
完全不感到难过，不，不如说感到欢畅；
仿佛把希望的种子撒进希望的泥里，
在深夜时分，我们分离。

大海呵，你的波涛汹涌，
水是这样蓝，水是这样蓝，
味道又腥又咸。而我的泪，
味道是那么苦，
味道又是那么甜。

有时，在生命的绿叶上，
偷偷爬着寂寞的虫。
生活叫人在夜里张大着眼；
喂，饥渴的心脏，不要让它干枯！
我于是到胶园里沾点野露。

碰！铁门大力地被关上，
静下了，只有皮靴咯咯在响，
这一切都新鲜。
夜里有晃动的人影，
白昼的巷角挂着黑眼镜。

而星星夜夜微笑，
闪着 we 童时的旧梦，
你在何方？
没有在生活的乱石中摔伤？

今夜，我们重又会见，
你的眼里泛着大海的波涛；
我们一开口，我的声音显得又低又小，
我们一握手，我就被你握在手里面。
悲伤吗？不如说感到欢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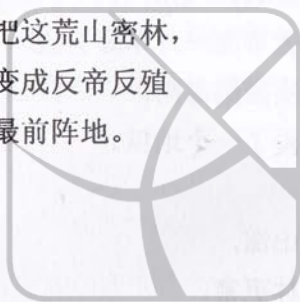
1957 年 2 月 21 日

望 边 疆

崇山峻岭，
嶙峋三千里，
莽莽加里曼丹，
南北两天地
遥望边区风光，
白云下面一片翠绿美土
其实蛮烟瘴雨，
弥漫了一个地狱。

猿山深，
蟒林更密，
多少强悍民族兄弟
在受苦。
刀耕火种，
代代饿死，
只有猿啼代哭。
只恨那殖民主义残酷，
几时把它铲除？

今天人民
武装起义，
边疆枪声急。
多少热血男儿
奔上梁山结寨打游击，
待来日，
金铜当战鼓，
长矛土枪齐出，
把这荒山密林，
变成反帝反殖
最前阵地。



1963 年作

田農

紅的黎明

我的記憶是

寂靜的子夜

希望呵

——墜入異鄉

在黎明前的一刻

踏着燃起的火焰

我看见了

——光中有明天。

1956年9月

土地底梦

你睡了，从远古的黑暗边缘，
你睡了，而大地依然在前进。
进步环绕着整个世界，而你沉重的鼾声，
显得异常苦辛，它已延续了无数的岁月。

你那热带的原始森林，和着原始的鼓乐，
永远透不进一线光明……
呵土地，我沉重地呼出你的名字，
灵魂感到一阵甜蜜和寂寞的苦辛。

人们公开地流走了地下的宝藏，
从富饶的金矿到广阔的油田。
或者，当无情的手插上你的血管，
你怎能安睡，沉迷在亚洲边陲之地。

我走遍了漫长的河流和内陆高原，
从嚣嚷的闹市到寂寥的村镇。
我分担你无比的痛苦和些许的欢悦，
用那双被黎明的渴望所灼痛的眼直盼曙色的
到来。

然而，催生的号角叫醒了几百年的好梦，
从源远流长的江河之畔，
到那僻静贫瘠的甘榜，
此刻正奔腾着独立的浪涛。

漫长的黑夜走着漫长的道路，
希望的队伍在艰难中行进。
透过十月的风，解冻的乾冰将嘶声开去，
人民望向长空呼出壮丽的彩虹。

那年老的农民荷着犁铧笑向农村，
离了母亲的土地的孩子凯旋而归。
胶林里的桶声将是建设的号鼓，
在你寸土之间有着无限深长的意义。

污浊底河翻滚起腐蚀的历史渣滓，
苦难的人民向长空嘘出了一口气。
土地呵，历史的浪涛正席卷着你，
在我灵魂的深处也流荡着你澎湃的血液。

1960 年 11 月

海的悠思

大海的波涛在我眼下展开，
披着余晖，我独自立在悬崖上。
这儿，青山翠谷沉雄起波浪，
而幽静却锁住了山谷和天蓝。

远远地，海水拖拽着归帆，
惊起的海鸥群展翼而飞。
此刻，我恹想起遥古的年代，
让思想的翅膀蘸着回忆的波纹。

哦，你永恒而悠思的大海呵，
环抱着无边的土地和山陬。
然而，又有谁知道——
你吞去了多少不幸者的躯体。

那儿，余晖染着水面的海底，
是否葬埋着我祖先的枯骨？
那日夜狂啸的万顷波涛，
是否航行者幽魂愤怒的怨诉？

哦，那该是久远的年代了，
饥饿伴着恐怖驱赶着你们；
带着痛苦和希望背起行囊，
於是，张起破帆向远方流浪……

然而，不幸永远伴随着穷困，
桅杆倒了，狂涛倾覆……
海葬送了所有的痛苦和希望，
从此，只有馀生者的叹息和泪流。

而我，是带着烦忧的痛苦而来的，
带着为土地的寂寞的愁绪而来。
大海呵，此刻我聆听着你底喧响，
让海风吹去我日夜绾住的哀伤。

那边，骷髅蠕动的乐土，
有着多少的哀愁和叹息。
风风雨雨的地方——
人们忍受着同样的命运。

哦，海洋，你闪耀着骄傲的光晕，
日夜倾泻的冲激着岸崖。
哦，海洋，你那永无休止的生命，
能否告诉我个中的奥义？

透过山岩灌木的绿荫，
一只苍鹰腾过灰暗的阴天。
我依然伫立着——
祈待着暴风雨的降临。

1958 年

远 帆

江水流荡着淡然的月色，
寂静笼罩住孤帆碧影。
旅伴们睡了，打着鼾声，
远帆的疲劳得趁此歇憩。

倚着船舷独自地沉思，
数来日悠悠的人生旅程……
当黎明的铙钹敲起时，
我们又得开帆远行。

1958年1月

夜 过 沙 田

繁华的闹市已抛在车后，
浓烟散没了夜的朦胧。

火车擒着轨道，
轰隆，轰隆……

沙田的市面已沉寂，
繁华已被浩劫一空。

浓雾罩住了孤帆碧影，
月似的朦胧叫人一曲伤神。

远来的旅人帐望着残村，
细听住劫后泣诉的哀鸿。

1962 年 9 月於台风过后

寄韩拍岸

已经有七年不曾见面，
七年的时光只是一现。
漫说世事如烟如云，
人生的舞台只落得瓦砾片片。

我说我是一个多舛的 Outcast，
而你却自喻为不幸的行脚僧。
这世界原本无坦途可走，
随处是陷阱和莫名的凄怨。

跨洋过海你要到异域去寻宝，
想在知识的宝藏开采一克镞。
而你笔下描摹的一只苍鹰，
如今却掉在生活的泥潭里。

我曾觅居弥顿道的闹市，
也曾困居山隅的锦田。
而今重蹈这苦难的炎荒地带，
拖儿带女叫人啼笑皆非。

田纳西洲有着广阔的天地，
你却喜欢穿插于陋巷和贫民窟。
兰士敦休士的尼格罗河之歌凄怨，
你却偏爱於惠特曼的草叶集。

星条旗下展示着金光灿灿，
黑人却苦求不到黑面包裹腹。
你说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行动起来是最好的注脚。

你每天见到是寂寥的旷野，
这儿却布满着荒凉的椒园。
苦难的地带总有诉不尽的哀曲，
看我们能否留下新的生命痕迹【注】。

而今自由神前竖起爱自由的旗帜，
砂拉越江河的潮汛已涨上了岸。
说生命是一场坚忍的战斗，
黎明前让我们伸直了腰。

1969年10月

【注】韩拍岸 1962 年曾出版散文集《生命的痕迹》

穆谷

眼 睛

带着别离的愁绪，
你用亲切的眼光
吻别着抚育过你的土地，
吻别着你曾爱过的一切。

怀着焦急的心情，
你向喧嚣的码头张望。
你等待着送行的友人，
你要再见他们最后一眼。

然而，你完全失望了！
来送行的不是你的朋友，
而是看不见眼睛的面孔
和安置上神灯的宝盒。

盒子里那只神秘的眼睛，
渴望着见你友人最初一眼。
此刻，船笛嘶叫了，
眼睛燃烧着眼睛。

1957年4月15日

游 魂

我是一缕游魂，
每天，
当僻静的坟场
褪了金色阳光的时分，
我便随着轻拂的晚风
漂游在赤道上的人间。
只要有晚风的地方，
就有我在游荡。

这里的人间，
我已熟悉得
像自己隔邻的坟场，
像自己坟边的野草。
每夜，
飘过侵着寒气的陋巷，
我看见遍身疮疤的婴孩，
用没有力气的小嘴
在拉扯着母亲乾别的奶，

我看见瘫痪的老人
在咽吞着自己的唾沫。
飘过码头，
我看见，
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也看见，
卖弄腰身的妓女。

飘过泛着灯光的楼阁，
我看见配着徽章的官员
穿上礼服的绅缙，
在洋溢着酒肉气息的舞厅
翩然起舞，
疯狂接吻和拥抱。
这一切，
都是我所熟悉的。
曾几次，
我发怒了，
我想冲进去痛击他们！
我想替痛苦的人们
发出嗥叫，

然而，
我没有人们那样的腿脚
也没有人们那样的嗓音。
因为我是一缕游魂；
我的尸体早已被野狗拖去
我的骨骸早已成了野草的肥料。

.....

在一个夜晚，
一个弥漫着水气的夜晚。
我照例从僻静的坟场
漂游在这熟悉的人间。
晚风把我送到一个山岗，
山岗上蒸发着一股热气。
长屋里扬着一阵阵歌声，
呵，那是年青的生命
在暴跳，
在燃烧！
他们拥挤在狭隘的屋里
他们溶浸在充满力量的歌声中，
四面的水气早已消散，
因为这里燃烧着
青春的生命。

数十条粗壮的腿在跳跃，
数十副响亮的喉咙在歌唱，
在朗诵：

“要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就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我们的家乡！”

“你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
你已在这地方种下了爱！”
呵，是多么亲切
是多么激昂！
他们唱出我的悲愤。
他们唱出我的心语。

我感激他们——
他们替我唱出心语。
因为我是没有腿脚
没有嗓音的
一缕游魂，
我是死在饥饿和呻吟
里的一缕游魂。

我相信他们——
因为他们爱这地方，
爱这陋巷里的人们。
晚风又把我送到
苦难的人间，
我要把声音带去；
告诉他们：这里将升起不落的太阳！

1956 年



第二次爱

(一)

陡岸浮着薄雾

河水流着悲吟

村落在沉睡

都市在愁眠

一切已从白昼里挣脱

沉溺在短暂的安息中

而他却背负着忧伤

徘徊在砂拉越河畔

这不是第一回了

他怀着别离之情

独自地徘徊

静默地沉思

失眠夺取他眼里的光彩
为他换上了神秘的昏暗
他那颗心早已掉进河里
流荡着奔向迢迢的远方

别了，砂拉越河
你只管忍痛地吟叹
自远古直到这个年代
从来不想咆哮与澎湃

别了，故乡
你还在那里发着呓语
让疲惫来束缚你自己
我怎么能再等你苏醒

别了，茂密的椰林
我不愿像你那样
让自己生命的果实
被煎熬在热锅里面

别了，棕色的女郎
我有远大的想望
我不能让无疵的白骨
被埋在荒漠的赤道上

(二)

他沿着河岸徘徊
夜跟着河水流逝
一阵晓寒拂过河岸
薄雾在晨曦里消散

船只在河里游动
激起金色的波纹
车轮在路上翻滚
卷起阵阵的尘埃

一切都从短暂的安息中
回到白日的痛苦和繁忙
他止住徘徊的脚步
环视着喧闹的周遭

年老驼背的工人
让钢条压着肩膀
瘦而发抖的脚
踉跄在码头上

容貌威严的督工
挥动手上的木棍
呵责着迟缓的老人
命令着年青的苦力

苍老憔悴的病妇
捧着生锈的铁碗
抖着乾别的嘴唇
哀怜地沿街求乞

肥胖的隆起肚子的老爷
摇摆着跨上华丽的汽车
安祥而红胀的脸
浮现着一丝微笑

人力车里装满着木炭
车夫被饥饿鞭着奔跑
像老牛勉强支撑着身子
用生命来换取一束枯草

(三)

一幕幕的悲剧
连续地发展着
泪水已贮满他的眼眶
他的心绪更陷入纷乱

他仿佛听到有人在怒骂
你忍心撇下受难的兄弟
背起自私的包袱
毫不怜惜地离去

他仿佛听到有人在劝阻
你不该让这土地再沉睡
不该让你的故乡再梦呓
你应该撕破嗓子唤醒她

这声音是那么的凄切
是那么的悲壮和响亮
他掩住耳朵不敢往下听
他的眼泪像泉水在涌进

他被痛苦的悲剧感动了
他发觉自己生命的渺小
他责备自己的懦弱
他懊丧已往的自私

无数饥饿的眼睛
闪耀在他的面前
在痛苦和饥饿的眼里
映着追求光明的渴望

他忘却那个隐秘的狂想
而沉浸在一个新的境域
他知道新的力量在生长
他深信着这里还有希望

他的眼睛重新泛着光彩
他依恋在砂拉越河岸上
他对这荒漠的土地
已开始了第二次爱

1957 年 3 月 18 日



芭蕉客

第一支颂歌

请接受吧！请接受
这份从苦难的远方
寄给你的小礼物

——一篇不成熟的诗章
和一颗热烈的心。

你成长了八年。
八年呵，我才迟慢地
献给你这份礼物。

老实说
对于你的诞生
我是带着惊奇：
那将是怎样的国家？
那将是怎样的生活？

然而，八年来
你的声音
像一道强烈的阳光。

闯进了我不安的
痛苦和焦虑的梦中
它是一团火
燃烧着我的心坎
新的信念
在我激动的心中成长
一年比一年深刻

呀，新的国家，新的生活
幸福，美妙的歌
和我渴望已久的号角声响
这一切都使我明白：
几千年的历史过去了。
在这个国家
在这个年代
连一根陈腐的历史残骨
我们也不能找到了
一百年的耻辱
也只是沉痛的记忆
和未来的警惕。

呀，新的国家
我是多么渴望把你拥抱
我是多么向往你的幸福

我本来是北方的孩子
北方的河畔和草原
曾印着我童年的足迹
北方的肥沃土地下
埋葬着我祖先的尸体
但敌人的枪炮
却把我从燃烧的北方赶出来，
就像被猎人的枪声惊飞的小鸟
我焦急和彷徨，到处乱闯
而南方却忧虑地迎接了我
从一开始，我就爱上了南方
我爱上了
南方的河畔
南方的草原
南方的森林
南方的鸟语
和榴连花的芳香

但我却痛苦和不安
因为从人民的传说和歌曲中
从工厂里，从村庄里
我发现了一种悲惨的生活。

呀，新的国家
请接受吧！请接受
我这热诚的祝贺。
你成长了八年
从未有过的幸福呵
玫瑰般灿烂的生活
一天比一天增添了光彩，
而我这亲爱的南方
生活被夺去了
我的人民生活得多么糟
牛马贡献了劳力
还不能吃得饱
而他们只能和着自己的眼泪

我不是向你表示乞怜呀

·绝不是的

我的人民

从来没有绝望过

他们对于生的意念

和生活成反比的增高

他们已擦干了

苦得红肿的眼睛

他们已挺起了

被抽打的

鲜血淋淋的胸脯……

呀，新的国家

我对于你

有着难忘的深情

我每天在听着母亲的召唤

从你的歌曲中

从你的呼声里

我找到了

曾经消逝的青春

我得到不曾有过的

新的信念。

但是，呀，新的国家·
我不能抛弃南方
而奔向你的怀抱
因为我的人民已在起义
在愤怒的人潮里
我必须是其中之一。

1957 年 8 月



砂耶

给一位马来兄弟

兄弟

我又看见你了

像每次一样

你喊

布律邦刚

布律邦刚

尖锐的声音

打破深夜的寂静

从这条街道传到那条小巷

你走着走着。。。

仿佛是白天似的

然而

这是夜呵

深沉的夜呵

。。。。。。

布律邦刚

布律邦刚

无数的深夜里

你喊着走着。。。

一街又一街
一街又一街
在风雨底日子里
你倦伏着身体
躲到别人的骑楼下
刺骨的风
无情地袭着你
过度的疲劳使你睡去
在这样的夜里
你常常有好梦
梦见白天
梦见太阳
（你是多么憎厌夜的呵）
梦见你背了书包上学去
（那学校多堂皇呵）
在操场上和同学一道捉迷藏
梦见妈妈替你添补了新衣服
爸爸的三轮车载满了鸡蛋糕
梦见阿末那小鬼成了你的好伙伴
不再和你吵嘴抢生意
梦见。。。

然而，梦醒了
你擦擦眼向四周看
包围你的依旧是黑暗
冷寂的夜越深了
回味着，回味着。。。你嘴角挂起了罕有的微笑
多美的梦呵
“如果是现实”你想：那多好呀
而毕竟是梦呵
你依旧是你
一个生活线上挣扎的穷孩子
除了一刹那的安慰
它还带给了你什么呀
于是
布律邦刚
布律邦刚
（你又背起破旧的圆篮
喊着，走着。。。）
夜更深了
。。。。。。

知道么？兄弟
为什么生活对你这样残酷
谁呵？剥夺了你生的快活
知道什么？兄弟
为什么你受着歧视
谁呵！从不把你当作人看待
说吧！大胆地说吧
亲爱的兄弟
今天
我
一个平凡的华族青年
要用我嘶哑的喉咙
为我唱一支控诉的歌
向人类
向世界

1958 年

田宁

采 撷

阳光、雨水、农人的血与汗，
如今已结成鲜艳的果实。
无数红色的珍珠，
把茂密的椒藤挂满。

喜悦像午后的凉风，
沁着农人的心坎。
带着皱纹的眉角，
掩藏不了丰收的欢畅！

架着椒梯，
背着椒篓，
像一只活泼的白头翁
穿插在绿叶中。

满了的椒篓已倒过，
倒过的椒篓又满了。
抹去额上的汗水，
染湿了衣裳。

直到夕阳依依地回望，
疲倦开始爬上操作的臂膀。
踏着银色的月光，
把盈袋的椒粒一手撂在肩上。

1957年4月19日



哪个农人不爱庄稼？

一个农人压住心中的愁苦，
对着列兵似的椒丛呆望、踌躇。

他手中握住光闪的“巴郎”做什么？
现在无须割草，也不必砍树。

啊！他倏的臂膀一挥，
丰硕的椒身纷纷颓然坐倒。

难道，难道他疯了吗？
你看他丧心病狂举刀左挥右舞。

唉！哪个农人不爱庄稼？
只因椒子既不值钱又不能果腹。

1958年6月9日

（注）巴郎（Parang）马来语指砍树的长刀

我心灵的鸽子

我心灵的鸽子，
多日来在你窗前徘徊。
有一天，
它听到引诱的唤声飞进去，
可是立刻惊慌地飞回来！

我万分痛惜地迎住，
羽毛蓬松折裂，
额角渗出血丝。
啊！我可怜的小鸽子，
你到底遇见了什么事？

它懊丧得一声也不响，
它忽然挣脱我的手掌，
振翼昂首，冲上蓝天；
去听高山松涛的怒吼！
去在火红的阳光里浴个澡！

1964年11月2日

在胶林间的小路上

一个姑娘

走在胶林小路上。

她笑着：像睡莲轻展花瓣，

她想着：像湖水粼粼地荡漾。

啊！姑娘，姑娘，

什么事使你这样欢畅？

是不是爱神的魔箭，

在昨夜里射中你娇柔的心房？

姑娘立刻涨红了嫩朴朴的脸：

“年轻的朋友呀，请别乱猜想。

你忘了吗？

我的目的地是那座乡村小学堂。

“三年前，她是我的母校，

现在，我将第一次站在讲台上。

对着一群熟稔的孩子们，

以我的热爱和智慧来灌养。

“闪闪发光的理想，
也许能称为爱神的魔箭吧！
年轻的朋友呀！
这可跟卿卿我我的爱情不一样。”

一个姑娘
走在胶林小路上。
她笑着：像睡莲轻展花瓣，
她想着：像湖水粼粼地荡漾。

1958年8月20日

长 屋

尖顶棚中，
挂着白惨惨的头骨。
粗犷、单调的铜金和牛皮鼓，
催促又催促达雅克起舞。

这曾是杀退敌人后的狂欢，
这曾是掌提猎获首级的狂呼。
可是年代毕竟那么遥远，
现在已比不上不邀而来的摇摆乐。

就让几个未离森林的稚子，
在场中呼叫得力竭又声嘶！
这原是庄严隆重的祭祀，
经已无力为破落的长屋祝福！

异邦自高自大的文明，
裹起少女天然健丽的胴体；
西方文法讲究的语言，
分化了原住民古老而朴实的声音。

顶罩圣光的布道者，
带来宗教感化的醇液；
长屋内的牛皮鼓和铜金，
在过度悲忿中渐渐瘫软乏力。

夹着碧眼和金发的来客，
陡地解开强力的吸管——
从此一个个平额扁鼻的达雅克
只留下无尽的穷困和衰弱！

这群处女林的主人纷纷弃失了
田野、果树和传统的骁勇；
祖父的利剑
早在鞘里锈住。

从此族中先人的英魂，
被逐出供奉的尖顶棚，
只得在丛林深壑，
终夜游荡、呐喊和哀泣！

1958年9月4日

戴荧飞

我们终于醒来了

(一)

对于生活，我们会常常纳闷地说：
太过单调啊，太过平凡……

是的，虽然你也相信：

『生活是多么广阔，
生活是海洋。
……』。

但是生活对于你，甚至一些人
或许只是一个晦暗的斗房……

而且，或许会使你苦闷地呆望天花板
搜尽枯肠，可怜的只找到
几个空洞乏味的所谓诗句。
然后，你会很苦恼……

我也曾经不知道如何去生活。

我只知道我应该追求生活的正确方向。

我常常感到渺茫，对于前程知道很少很少。

你或许在小小的还未成熟的年华，
在你求学的黄金时代，
世界的浪潮的巨大声响。
把你冲激，你为之整个心魂激荡，
你于是听到了很多很多，而且想得很多。
你急急地从书本中寻找
关于世界的事；关于人类的美好未来的事；
关于各地英勇的人们生活的事；
关于被说是毒龙
必然死亡的真理……
啊，你一定急切地希望知道很多东西；
你更希望在生活中
自己高高地竖起工作的旗帜！
朋友，我也完全像你们。
而且孤独地空洞地喊说『工作！』
而且也忧郁地喊说『为了幸福的明天！』
为了热情的想望
我也天真地
打开了自己生活的小窗子
飞出去

生息在生活的光热的大海中，
於是，我走进树胶工厂想跟工人生活一起。
於是，我做了一个月的『工人阶级』。

.....

(二)

现在我要感激我们的工作，
他使我提高，更加坚定。
它卫护我们。它照耀我们。
我们要爱惜。

现在，我们从个人的天国里跑出来了，
终於我们都靠近了前进的火。
我们终於和着人民队伍的步伐前进。
我们同时响亮地喊出人民的声音。

我从来没有如此的欢跃过——
啊，我要庄重地对着大家说：
我将会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

(三)

對於人民，土地，
我们或许曾偷偷地倾诉过热泪……
——啊！我们悲痛的心
跳动在沉重的日子里。
生活，有过太多太多悲痛的事呵！
啊，我们的一些伙伴，对这土地失望的
他们高飞而去，飞到远离我们的地方……
我们也许因此而凄恻过，禁受不住泪水。
但是，暂时的都算不了什么，
我们很快的收敛了丧容。

我们还要前进！
我们还要不息地高歌，而且更响亮！

是的，生活對於我有过痛苦。
但不会绝望啊。
我很快就骄傲地歌唱，歌唱生活；
同时更耽爱地知道
我们世界各处兄弟的生活故事，——
他们都是英雄。让英雄们的英勇
溶进我们的血液吧！

最后我要说，（虽然有人会笑我）
我们没有自己的「五月的故事」。
那么，
让我们，去证明吧：
我们的五月
将会是更多彩。

1957 年 10 月 28 夜



肖南

欢乐之歌

森林的灯光亮如白昼，
长屋的走廊人流如潮；
是什么，那寂静的甘榜
今夜里那样热闹狂欢。

鞭炮燃了一包又一包，
铜锣敲响了由放钢炮。
那孩童愉快的歌唱和欢跃，
从这座长屋飘到森林四方。

姑娘如玉的手摇起铜锣，
优美的歌儿像夜莺鸣唱；
琴手较紧怀娥铃的弦线，
然后陶醉在梦幻的琴声。

人们响起粗广的叫声，
那是欢呼他们舞蹈开场；
雄伟的舞师束着彩围，
一对男女跳起乌浪基。

细密舞步随着鼓声转动，
伸长两手随着舞步摇晃；
像一对雄鹰翱翔在蓝空，
英勇地穿过一朵朵白云。

舞师的身躯像鹰样英勇，
眼睛的光芒在搜索四方；
那威风凛凛刚强的想像，
燃烧着无数人民的希望。

鼓声停息，雄鹰飞向远方，
姑娘唱起班摇，歌声柔婉；
大欢乐在这儿引上高巅，
一对对人儿在狂热舞蹈。

舞步轻快，手儿美妙伸开，
啊，那歌儿，动作和表情，
在做着什么，耕种，收获？
抑或在做着爱情的剖白？

哦，青年的男女啊，
欢乐吧，歌唱吧、舞蹈！
我不会歌唱，又不会舞，
只用赞美的眼光分享这欢快。

呵，那一对老母亲啊，
随着鼓声，跳动了啊，
是一对五彩缤纷的蝴蝶，
飞翔在百花齐放的土地上。

蝴蝶儿，飞翔吧，飞翔吧！
在春暖绿茵的原野上，飞在泛着微波清澈的河
畔，
停息在艳红芬芳的花冠上。

远方的客人们啊，
你们也来欢乐吧。
唱一支民族友谊之歌，
跳一场砂哈地的舞蹈。

快乐吧，欢欣吧，礼赞吧，
客人们跳着一套一套舞蹈。
秧歌舞，那播种，插秧，收获……
大家笑了，眼睛闪着光芒。

一套、一套、跳个不完。
温煦的阳光下，姑娘来了。
就在纺车前，纺着棉纱，
手儿轻巧，身段柔和美妙。

舞蹈一出一出，歌儿播向远方，
人们谈着笑着，欢乐在甘榜；
人们今夜的心扉异样跃动，
感到比兄弟还亲，比爱人还甜。

长屋一排排，星儿一串串，
那夜里达雅华族倾诉衷情；
砂哈地的呼号四处飘动，
最大欢乐就在甘榜找到。

1960 年

农夫，森林和土地

小序

我是农家的孩子，
土地曾经夺去我父亲的生命，
土地曾经打破我千万个美梦，
我的血液细胞里渗着泥土气味。

我曾经在无数的夜里
和年老农夫的谈着拓荒；
他们的憎恨、爱和怨，
曾经使我的衣襟沾湿了泪。

如今我投进生活的海洋，
许多生活的伙伴使我兴奋。
许多热烈的场面使我感动，
於是我写下这冗长的诗篇。

(一)

这片贫瘠的土地，
曾有过光荣的历史。
密密的丛林，攀缠的荆棘，
曾经在这里傲视着天宇。

这树林曾经盘踞着雄鹰，
阴泞的泥土是野兽的天地；
也许几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
曾在这里狩猎和采撷果子。

可是，那人猿时代过后，
人们就惧怕这片古老的荒林，
对那古树的枝桠巨干，
对那瘴疫躲藏的土地叹息。

什么时候？让土地告诉你，
在这片荒林上出现了
一对英勇的拓荒者，
壮年的父亲和年青的儿子。

他们是农民的子孙，
爱上这片原始的处女地；
於是，他们携着利刃巨斧。
开始把血汗滴上这片土地。

白天，他们踏着朝露，
迎着曦和的阳光到林里。
阳光晒着他们裸露的胸脯，
阳光闪耀着汗珠和雪亮的刀斧。

他们各自哼着愉快的歌儿，
大斧，刀儿也奏着悦耳的音乐。
密密的丛林渐渐稀疏，
躺着一地晒焦的残枯枝。

白天，他们不知疲倦地谈笑着，
向高傲的森林挥动着武器；
欣赏那藤葛从空中落下，
也看着巨树在斧声中轰然倒下。

对这森林，他们像战士，
永远发出胜利的欢乐。
看着枯叶藤蔓下的黄土壤，
心中荡着甜蜜的喜爱。

落晖的余光照着土地，
父子拖着疲惫的脚步踏上归途。
他们低矮的家就在树林旁边，
在此刻空中正缭绕晚餐的炊烟。

家里只有一个和蔼的妇人，
那壮年的妻，青年的母亲。
她心中焦急的惦念父子的安全，
还把简洁的晚餐摆在桌上。

当她看着父子昏晖中的黑影，
她就欣喜把器具接了过去；
口里还喃喃地向菩萨默祈，
谢谢菩萨使他父子平安归来。

在朦胧的油灯底下，
三个人安享着清贫的晚餐。
妇人温柔地为丈夫添饭，
还劝儿子多吃一碗。

晚餐后，他们环绕在门前，
让夜底山风吹去日里的疲劳。
父亲喜爱吸着长长的烟斗，
玩弄着烟斗里闪烁的菸火。

母亲喜欢摇着扇子，
有时还在灯下补着破衣服；
和丈夫儿子说着未来的憧憬，
用和蔼温柔分担夫子的劳苦。

那儿子，正在不羁的年龄，
看着星星，心中想无数幻影。
有时默默注视空旷的大地，
仿佛旷野的面目使他惊奇。

(二)

那片广漠孤傲的荒林，
在他们父子的手下驯服；
躺着一地败兵似的在风中喘息，
最后一颗巨树等待死亡濒临。

那父亲把小木架上大树，
去砍伐那参天绵亘的巨树；
当清晨的浓雾被阳光驱退，
汗珠混着木屑已落了满地。

阳光在远方丛林中跃起，
透射着伐后的旷野光彩美丽。
壮年的父亲抹去汗珠休息，
远端的儿子正把枯枝拾去。

他坐在架上吸着菸斗，
含笑着注视空旷的大地。
心中盘算那未来的景致，
那儿是沟渠，稻田在那里。

他梦幻地看着……

玉蜀黍爆出金色的波纹，
稻花，菜儿和土地的清香，
吸引着蜂蝶在花间飞舞。

梦幻像在波澜中平复，
他重又挺起胸脯，挥动大斧，
浑身的肌肉随着斧声颤动，
在阳光下显出男性的力的雄伟。

树干的躯围，在他的不绝的
滔滔如流的力量下灭缩；
薄薄的树皮等待强力的震动，
只需多几斧那树就会倒下。

他把汗珠染湿的外衣脱下，
把他抛在树倒的方向；
他舒着胜利者愉快的气息，
重又把大斧向树儿挥砍。

当树儿叫着霹拍的音响，
他已知那时树倒的前兆：
於是他抬头要退到架上，
让巨树驯服地倒下。

当他踏到木架上，
那藤儿忽地断了，
他掉落在树倒的方向，
大斧已经把他身躯割伤。

他在半昏迷中意识到，
那大树将朝他压下，
他挣扎着，可是那树干，
已使瞬间的思想消亡。

一声轰隆遮掩了他的惨叫，
在那金黄的处女地上，
他的头被压在树干低下，
一滩鲜血溅红了金黄的土地。

(三)

那个低矮的农家，
在灯下吃饭的人儿
减少了一个
悲戚把农家和土地笼罩。

那青年。现在孤独一个，
默默地在田中耕耘。
他望着那吞食了他父亲残肢的
无情的土地，默默疼惜。

那和蔼，温柔的母亲，
土地，树木使她变成寡妇。
过去的慈祥、贤慧、和善，
现在已叫悲伤嚼疼。

眼泪孕满她憔悴的眼眶，
忧伤使她边颊多添白发。
一切彩色的幻想和希望，
已从丈夫身边落在儿子身上。

那青年，她的独生子，
现在已经负荷着他父母，
一切忧患，热爱和希望，
向土地以不息的力量播种。

土地上的树木搬除，
笨重的锄头把泥土翻过一遍；
在金色阳光的照耀下，
新翻的土地也闪着金色光芒。

曾经吸饱血渍的土壤，
又获得那青年汗水的灌溉；
肥腴的土地上的庄稼，
曾经长得那么丰硕茁壮。

那土地也曾经有过欢乐时刻，
当庄稼饱满地挺立在田原上，
稻谷和着风儿在微微地低唱，
年轻的农夫挺立在垄上微笑。

花生的苗干盖遍黄土，
蔬菜番薯红绿满园，
还有油绿的田地的衣裳，
披满那青年勤耕的土地上。

原是和蔼温和的母亲，
现在已失去以往的容颜
皓白的头发已染满两鬓，
丝丝的皱纹已深刻上脸颊。

丰收的欢悦的
使他们苍老的脸庞
泛起红润的光彩，
可是，丰收出现在那时候？

有时，累累的收获，
还换来许多的忧愁：
那土产，由于交通缺乏，
堆积着在土里腐烂。

有时，收获季节到了，
那无定的行情却降落；
一年的希望像无数的泡沫，
在空气中破灭的无踪影。

年轻的农夫——那独生子，
在一年收获后的春天；
幸福的日子开始降临，
欢笑的银铃在农家摇动。

爱情的甜蜜啊，
那农夫，在卅五岁时，
才诞生生命底欢乐，
开始滋润在爱情的幸福里。

那山陬下，田野边的农舍，
以往遮掩在静寂的天宇里；
只有忧愁使母亲疼苦，
和那在沉思默想的儿子。

而此刻，在舍里，
浸润着谐和的空气；
新来的媳妇带来完美幸福，
添满那父亲死后寂寞的空虚。

爱情——最高的激情，
圣洁的爱和爱的一切，
使那对年轻的夫妇，
融和和着最甜蜜的美梦。

他们梦着，在柔幽的田园里，
静恬的黄昏照临大地；
远方天际嵌红的晚霞，
笼照着大地一片祥和的安谧。

在收获后的天地上，
他们——这梦中的夫妇，
正把土地耕耘，在黄昏下
怀着甜蜜疲惫的心情归家。

等待着这夫妇归家的母亲，
和蒿重又在她身上萌芽；
她坐在门口，手中抱着孙儿
正教孙儿向他们摇手呼唤。

击破那美梦的噩运，
在儿子婚后不久降临；
那刚尝着幸福的美味，
默默地在世上的寡妇。

一场病魔的耀武扬威，
使这悲戚的生命逝去。
活着在世上劳碌受苦，
不如向乖蹇的命运含首降服。

(四)

草率的葬礼后不久，
那农家在一个夜里，
第一声婴孩呱呱的喊叫，
冲破那农村黑夜的岑寂。

於是，那以往生活的美梦，
他们夫妇一起到田里，
母亲抱着孙子和儿女的招呼，
已经在现实的棒下击破。

如今，在田地里耕耘，
只有那已是壮年的农夫。
蓬松的土地和愉快的收护
妻儿的温暖使他感到幸福。

就在温暖背后跟着一层暗影，
那是农夫家庭的悲剧；
贫穷和灾祸的缠绕，
将使农夫落进黑暗的陷阱。

第一个孩子诞生后的第二年，
那农家又传出快乐的讯息，
农妇重又尽了她的天职，
一个新生命在她怀里孕育。

妇女的伟大啊，
人类从她怀里繁殖成长。
文明的创造只有她才有后代继续，
我们要歌颂妇女的伟大。

可是，那伟大的背后，
跟着一层妇女的瘀苦；
愚昧无知和贫苦的魔鬼，
使生产落进坟墓。

就在那十月成熟的日子，
一个农夫的孩子将降临。
壮年农夫焦急地在屋里徘徊，
农妇却在房里疼苦地呻吟。

邻居的老妇，
有时是义务的助产妇，
现在却感到不祥的忧虑，
她曾经见过难产妇人的命运。

疼苦的呻吟渐渐大声
现在变成疼苦的嚎叫。
那生命的挣扎，搏斗，
已从早上延续到下午。

农妇的嚎叫，
已经响彻了一天一夜，
声音由呻吟而嚎叫，
又从嚎叫中变成可怖的呻吟。

壮年的农夫徘徊着，
曾经唤来许多的农妇，
可是，他们都沉默的摇头，
只是等待着死神的召唤。

终于，死神发出胜利的狂欢，
从那农夫手中夺去两个生命，
一个是农夫亲密的妻子，
一个是未见到葱绿田地的生命。

腹里的胎儿夺去母亲的生命，
那农夫更加尝着悲苦的滋味。
剩下是饱尝苦痛的农夫，
和一个三岁孤零的儿子。

那农家笼罩在不幸的网里，
在田野边缘的墓地上，
曾经葬下他肢骨残碎的父亲，
父亲墓旁还躺着妻儿和母亲。

疼痛和悲哀的侵袭，
使那农夫变成孤独沉默。
丝丝的白发在头上成长，
双颊的皱纹日益深陷。

那一片饱尝灾劫的土地，
也随着农夫的苍老而瘦瘠。
长年的耕耘和播种，
使土地上的庄稼不复青翠。

以往的收获和欢笑，
在那贫瘠的土地上一去不返。
现在，地上只长着枯黄的庄稼，
和落日斜照着农夫孤单的暗影。

以往荣光已成昔日的美梦，
现在笼罩的是悲哀和凄凉；
农夫和永恒瘦瘠的土地，
遭受着无止的灾难和创伤。

(五)

就在这荒凉的土地上，
人民的呼声唤醒它；
那声音比巨雷响亮，
响遍了那片沉睡的土地上。

“砂合踢”的旗帜插遍大地，
“砂合踢”的声音跟春风走遍大地。
那老农的儿子带着那真理，
在乡村人民的心坎中播种。

那老农年轻的独生子，
饱受了生活的熬煎。
母亲在他印像中那么渺茫，
慈爱在他生活中变成梦幻。

在他幼小失去母亲的生命中，
是父亲将粗饭杂粮把他养大
在学会跑路的时候，
父亲就把他带到田里。

在六七岁的孩童时代，
他已学着父亲的模样，
把锄头往地里锄着，
认真的态度逗得他父亲笑口常开。

他父亲教他耕种。
怎样把薯苗往土里插进，
怎样把青菜的虫儿除去，
幼小的生命已爱上那片土地。

在将近十岁的时候，
他第一次怀着愉快和幸福，
第一次穿上土布的新衣裳，
踏上他生命中另一个新阶段。

父亲带着他踏进学堂，
买来课本和书包。
他第一次看到和颜的老师，
还有许多同村农民的孩子。

六年的学校生活，
没有改变贫穷的面貌
喜欢独自思考和沉默，
也没有改变他孤独的性儿。

六年生活在他脑里，
只是一些平凡的日子。
还有一批严肃或慈爱的老师，
和手心挨着鞭子时的心情。

在六年不长的生活里，
遇见一位年青的老师；
那老师使他懂得生活的意义，
使他爱好阅读课外书籍。

当他颤抖地接过一纸文凭，
命运已经给他安排了出路。
当双脚跨出校门的时候，
父亲已给他装好一把锄头。

虽然他已失去学校的教育，
但他不像其他农村青年那样——
结婚，养育儿女和耕种，
让生活过得毫无意义。

阅读把他的生命的路途，
铺满绚烂的光彩
书籍使他认识了社会的丑恶，
使平凡的人要和生活搏斗。

他热爱普洛米修斯的形象，
把光明的火炬传播给人间；
当三圈大旗在他村里飘扬，
他已被人民选作分部委员。

於是，那以后的生活更繁忙，
为了理想，把光明给人间，
他奔走在他母亲的土地上，
有时也走上长屋和甘榜。

(六)

在这有十年的时间里，
那青年的父亲——
曾经为生活到这农村，
挨过无限辛酸和痛苦。

多少的希望曾经燃烧，
却又那迅速地空息。
在那土地上他曾经亲手垦荒，
也曾经把父母妻儿一手埋葬。

当他把妻子送进土里，
就把希望寄给独生子。
含泪把他养大，送进学校。
自己只用希望延长着生命。

有时，也有快乐的时候，
当他看见儿子渐渐长大；
送他进学校看他从校里出来，
还有农民对儿子热烈爱护。

可是，挣扎中的生命，
是那么容易衰弱和苍老；
在十多年漫长的日子里，
生命已渡进黑暗的海洋。

昔日一个坚强结实的身体，
如今剩得一把老骨架着瘦皮。
霜素的白发覆满额上，
深沉的皱纹刻满两颊。

在漫长的几十年的岁月里，
他感到人生是悲哀和痛苦。
他有时会偷偷流泪和叹息，
感到他一生只有贫穷和劳苦。

在以往逝去的岁月里，
他只知道一个虚无的主宰，
掌握着每一个人的命运，
而他的命运是乖蹇和不幸。

可是，当三圈大旗在村中竖起，
他儿子当上分部委员时，
他偷偷躲在无数人流里，
倾听每句以嘴里说出的真理。

於是，那不灭的真理，
驱走胸中渺茫不可知的命运。
他默默地参加过无数
在三圈大旗飘扬下的集会。

他感到那许多亲切话语，
都说动了他心的深底
於是，他加入三圈大旗的政党
像重新投进母亲仁慈的怀里。

他热爱那三圈的真理，
把血汗换来的储蓄
一点一滴都送给自己的党
还到处宣扬那党的好处。

他曾经和年青的伙子，
扛着锄头，涉过丛山峻岭；
为民族兄弟筑起友谊之路。
这行动把许多人深深感动。

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
他生命的火焰发出了光辉。
许多人一致地赞叹，
青春的火焰在年老的生命出现。

那时一个农村的政治集会。
被太阳烤黑了皮肤的
沾着泥土气息的农夫，
都怀着跃动炽热的心赴会。

一群一群的男女，
从家屋和田园到这里；
成群的民族兄弟，
从甘榜和长屋到这里。

成百成千的人到这里，
像一股股澎湃的铁流。
一个愿望——争取独立
叫许多心儿跳跃。

平静的树胶园，
今天换上朴素的新装；
壮烈和坚强的声音，
将从这里传遍大地。

用木板架起的台上，
竖着三民族团结的画布。
在台上坐着一些民族兄弟，
前排还坐着他结实的儿子。

一个个熟悉的朋友，
一声声熟悉的语言，
都得到雷样的掌声，
每句都灌进群众的脑里。

他望着那热烈的会场，
每人脸上都充满渴望；
大家在那里严肃地站着，
热汗湿透每人的衣裳。

一只炽热的手搭在他肩上，
一个年青的伙子和蔼地要求
他到他儿子曾站过的地方，
向群众讲一些话。

他已经忘记怎样登上台，
他只感到心急激地跳。
两脚像负荷过多的重担，
他不知这是恐惧是兴奋。

几千个人忘记了炎热，
几千双眼睛注视着他；
熟悉的枯黄的胶林和野草，
他感到在对他无情地嘲笑。

老农夫终于缓慢地说了，
从父辈们拓荒的事说起，
母亲妻儿生前的影子，
一幕幕在他眼前出现。

在激动时候，声音高昂，
悲哀时，眼睛蒙上灰色云翳；
声音更缓慢低沉而清晰，
一会又平复到平时的语气。

老农追忆着一段段残酷的梦，
在梦中他失去了幸福和欢乐。
更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
埋葬了他的父母，青春和妻儿。

他回头看着儿子，心中一阵阵痛苦
六十年生活，在他的记忆里
是一片可怕的血泪
榨取和剥削快使生命溶化。

他追忆在几十年生活上，
曾经用去多少支锄头，
还劈坏多少把的镰刀，
生产出多少剩馀的庄稼。

老人的身上显出青春的容光，
他激动几乎要高声地叫喊
我的一生，可以被榨取，
被剥削的都被取光。

如今，只剩下这一条老命，
有的只是老骨架着一张瘦皮。
他提高嗓子高声地责问
我们难道还要过这样的日子？

老人从热烈的激动里，
回复到安祥沉默的样子；
像暴风雨猛烈吹打后的宇宙，
依然平复到平时的和平。

当他微笑地抬起头，
预备从台上走下的时候，
他看到几千人向他欢呼，
掌声向雷样在林中四处暴起。

在另一角，他看见
他强壮结实的儿子，
还有一群年青的伙子，
对着他投亲切的注视。

此刻，他才感到生命的可爱，
青春的光辉现在才到他身上。
那已往黑暗，悲惨的记忆，
现在已让光明照耀着前途。

这方依然是那片土地，
庄稼正青翠，土地闪着金亮膏腴。
土地上是成群欢笑歌唱的儿女
空中正闪着灿烂万道的光明。

1961年9月

巴耶

我不能不爱着你们

太阳从椰梢上滚出来
太阳从椰梢上滚下去
生活在椰林里的小朋友是可爱的
可爱在纯美的心上……
我被摇醒在椰林的怀中
我是毅然地走出家门
像自己的亲人
你们把比家更温暖的安慰给我
我是带着梦里的愉快
来到椰林的村庄睁开眼睛的。

在很短的日子里
我发现
你们有热情
你们有痛苦
你们有朴素……
这是生活
生活是美的……
去过多么愉快而又寻常的生活

我不能不爱着你们
我们都好好地生活在一道
有生趣，有谈笑，有歌唱……
而强力折散我们的是谁呵！

我不能忘记
我们真心在一起过日子也有罪？
我为什么要哭？

回答只有一个——
因为我爱你们太深了
过分地爱你们
我是心不甘愿地向你们告别
我还有太多话要跟你们说
永远地说。

直到我的喉咙沙哑破裂
我还要说！
我的泪水滴落在我的心里
我的仇苗栽植在我的心里
我想着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懂得爱谁
懂得恨谁

此刻，我内心无限的难受
因为椰林里的一切润饰我干枯的生命
至少润饰一些
不要伤心，不要沉吟
你们的心音已经足够提醒我
我们的日子总在前面等待着
你们充满渴望的歌儿总是久响不息
我寄托你们太多希望
你们是我理想的人
当你们正在成长的时候。

我们仍然异常地快乐
我说
我因此没有暇闲来编想家的幻梦
我们曾一块儿生活
你们天真浪漫
笑脸是这么多
希望在跳跃
笑脸指出不合理的东西在呻吟
希望潜伏在人间宝贵的生命里
大声告诉那些欺侮我们的人
他们害怕的日子快到了

罪恶的东西在世界是快失掉地盘
如果他们不信
一切让事实去证明。

我要走了……
我要到生活的前沿去了
生活在椰林里的小朋友们
然而我的心
依然用人类真实的感情来记住
你们每一张的脸儿——
有失去营养而变成青白色的
有被生活熬焦了的皮肤……
你们还会认识我吗？
当我们再见的时候。

1957 年

舒明

归 来

你回来了，在这夜里，
带着深深的创伤，
你回来了，在这夜里，
却没有带来哀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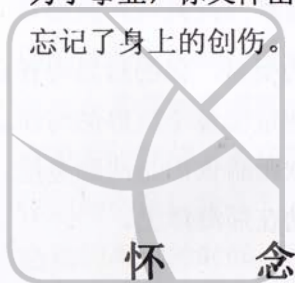
因为受苦，你的脸显得苍白，
但他依旧像个沉静的海洋。
那双眼睛依旧是两颗金星，
跃动在那海洋上。

黑暗曾吞噬过你，
把你锁在无风的幽房；
因为你有崇高的信仰，
因为你有火一般的思想。

一个个漫长的白天，
一个个漫长的黑夜，
每一刻，每一刻，祖国，情人，
像火一样在你心里跳跃。

你是雄狮，意志坚强如钢，
长久的灾难不能把它磨断；
因为你有崇高的信仰，
因为你有火一般的思想。

如今，敬爱的伙伴，
你又回到大伙儿的身旁；
为了事业，你又伸出粗壮的手，
忘记了身上的创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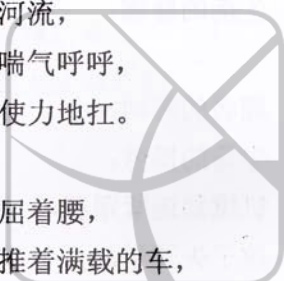
1960 年

带着不舍的心，
吻别你再见。
等到天高云散时，
我又回到你身旁。
那时候，
天会更蓝，
我对你的爱会更深。

平环

苦力者

烈日下，
米包压着背。
热汗在背脊上成了
河流，
喘气呼呼，
使力地扛。



屈着腰，
推着满载的车，
使力地拉使力地推
从这个角落拉到那个角落，
又推到那老远的地方，
整天时刻都在炎热
的马路上奔驰，
在赤道上的骄阳毒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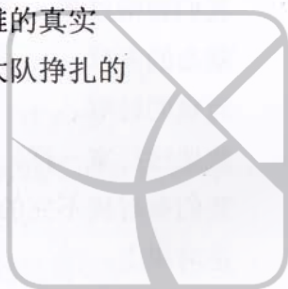
天天，年年，
你们的背弯了！
粗大的脚裂了缝！
肩头起了黑肉块！
还是苦难时代
劳动的标志
生活的标志。

埋名的劳动，
牛马的操劳，
饥饿却还紧跟着，
孩子失了学，
成了街头的浪儿，
妻子含泪等着米，

.....

面向着惨淡的生活，
面向着可怕的劳动，
没有悲叹声！

却是勇敢面对窘境
热爱生活，
就是你们，
希望和理想鼓舞着
在苦难的年代，
你们更坚强，
要把悲惨的故事
要把苦难的真实
告诉那大队挣扎的
人们！



1957年8月

于宁

我们是河上的流水

我们是河上的流水，
我们曾流过那——
弯曲的小溪，
漫长的大河。
我们曾听过那——
瀑布的高歌，
河底的轻唱。
就像旅行家一样，
我们有着流不完的旅程呵……
是河岸上，
我们会见了
那戴着绿帽的园林，
瘦直的躯体，
让人割着。
以自己的血，
哺育着母亲，
哺育着土地。

×

×

×

是河岸上，
我们会见了，
那将枯死的椒树，
像沙漠中渴望清水的旅行者。
发出痛苦的呻吟，
永远的蹲在那里？
在等待什么？

.....
就像旅行家一样，
我们日夜奔流，
我们有数不完的旅程呵.....
你们好，
胶林的兄弟们，
你们，
就是黎明的号召者。
黑夜里，
在凛汽的胶园，
忍着蚊虫的毒咬，
展开了生活的战斗。

你们好，
菜园的伯伯。
你们，
一次又一次的
举起沉重的锄头，
一次又一次的
锄着，翻着。

这泥土，
谁说不是你们的土地呵！
你们，
就在这里播下希望的种子吧。

×

×

×

你们好，
勤劳的工友叔叔，
你们，
背着沉重的包袱
在烈日下，
流着热汗，永远的忙着。

你们就是生活的主人

.....

会见了你们，
我们的内心
将唤起明朗的呼声。
你们是伟大的先驱者，
你们是土地的主人啊。

.....

我们是河上的流水
我们流过
多少黑夜和白天，
我们看过
多少英勇动人的事迹。
我们就像
旅行家一样，
我们
有着流不完的旅程呵。

1957 年 11 月

阿沙曼

跳 玲 珑

来来来
沙密娜，沙曼
在椰林底下
让我们跳个「玲珑」
今夜里——

月光，椰影
伴随着我们舞蹈
明天——
生活的美的赞歌
就伴随我们的「玲珑」
.....

来来来
沙密娜，沙曼
让我们跳个「玲珑」
在鹅江畔
在沙拉瓦克河畔
在巴南河畔
.....

乘着宁静的夜
我们跳个痛快……

沙密娜，沙曼
你们可知道……
明天
明天的夜里——
生活已改变！
我们将以
最愉快的心情
跳出一个美的『玲珑』
跳出一个『默的卡』舞曲
在活跃的土地上
从这干榜到那干榜
从那干榜到另干榜
姿势婀娜又起劲……
那时——
干榜里的
年青人
也『苏卡』地跟着跳

老年人，小孩
以赞美生活地拍手欢呼：
『巴谷，巴谷哦巴谷……』

来来来
让我们来跳个『玲珑』
沙密娜，沙曼……



1960 年

雨田

我只有欢欣

我带着信心
我走过一个地方又一个
没有陌生
我只有欢欣

尽管是渔村，胶林
木材山和油井
没有陌生
我只有欢欣



我走到那儿
那儿都有我的兄弟
尽管伊班马来和华人

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
那儿就有反殖民的人民
没有陌生
我只有欢欣

我们不曾见面
我们已经有了深厚的友情
没有陌生
我只有欢欣

我有欢欣的现在
也有欢欣的将来……



1962年3月11日 美里

当我要离开你，土地

这样不平凡的日子
一切都像激动的海面
我应了这个号召
离开了你
别了故乡
来到了遥远的祖国边疆
一切回忆会带给我们无限幸福
而空虚和怅惘有时紧紧拢住我们的心坦
尤其在这静静的晚上

但这一切会渐渐消失在我们的心间
痛苦将会被理想与战斗的热情戟散
一切都会变得很正常

又是个静静的夜晚
乌云满天狂风大作
忧郁的祖国沉重地走着

遥远遥远的地方
已经传来了战鼓的声音
随着空气在震荡
它使我的心头又一次掀起波澜

我怀念起我生长的地方
当我要奔赴遥远的地方

呵故乡啊
可爱的地方
我渴念并且热烈盼望
那美丽的春天
让我兴奋地把痛苦甩开
让幸福和理想占有我的心怀

1962年9月24日 美里红沟边

自 由 颂

请不必把我戴上美丽的花冠
只有我的理想在我眼前飞翔的时刻
我才鼓动我欢欣的初飞翅膀
带上琴弦跟他周游四方

我把爱情放在弦的末段
用终身的许愿
年轻的热情和幻想
献给琴弦也献给四方

请不必把我戴上美丽的花冠

我弹奏一个美的句子
这个句子永远是那样奇丽新鲜
为它，我忘掉灾难和悲伤
我要鼓动理想我那初飞的翅膀

到那远古的森林
和古老的长屋山庄
让野外把我的身躯染满泥土的气息
再让花草和树木的芬香织成我的组曲

我多么喜欢这个幽美和开旷的天地
纵然把我请进金玉的殿堂
纵然把我囚禁阴冷的牢房
我仍爱这如画的江山

愿永远地把琴弦带在身边
像爱护初生的生命守护着它
用它歌颂周围广阔的天地
终有一天高擎它让在四方人
群都能望见的地方

在昏沉的土地深夜的冽风中
借着闪电的亮光
你会看见弦上发放的光芒
自由！

自由！

是那样光灿呵
那么激动震荡
在你眼前鲜明地闪烁、呼唤

1964年4月5日 深夜



阔 别

(一)

倚窗前

一片黄昏景色

静寂蕴涵迷人的柔和

只一丝微风

悄悄拭去苦闷和寂寞

翅膀乘着情思的胳膊

驾一丝风儿

跟着你

在丛林野岳穿梭

看烟霞雾海和

山峦情意缠绵

听清脆的鸟声揉成新歌

一双麋鹿在树下闲逛经过

奥秘的丛林
我的爱人如今
正在你的怀抱探索

曾有多少这样的时刻
握着你从浅滩激流里
掏来的石卵
这时刻你应坐在平滑的大石上

在瀑布飞流旁洗澡
或者正是你思念我的时刻

(二)

伫立在大山的峰巅
俯瞰滚滚的大江飞涛雷动
震撼着
像要喝醒渐渐
迷糊了的江山

我尽让遐思驰骋
追随你惯于跋涉
长途的脚步
犹豫着只怕赶不上
你富丽神奇的
生活

一荫老树
一条横枝
搭上一个篷帐
再不然
在枝桠间一块麻布
憩息一个夜晚
等着天明去赶路

有多少赤膊的豪迈兄弟等着你
诉不尽的豪情盛意
愿上苍的赐予
他们会留住你
在这安适的夜
叫你和伙伴寄宿在长屋里

(三)

你望穿了河山
我与海洋作伴
你看惯飞瀑横扫栏江石柱
我看惯怒涛崩空卷岸
江山多么娇娆
似要衬托你们的豪情
你的音容笑貌

我这久居的海边城乡
等待着你的拜访
有朝一日
倚在波涛上的长桥栏杆
携手同赏初升的太阳

望浩瀚的南中国海
擎起千万把波澜
接上万里晴天
对这一片景致
让我们互述阔别
再比一比怀抱

祖国——

可爱的砂拉越

人在上

云在下

云海一片白茫茫

在云底缝隙里

把视线探下去

曲折的河流蛇似地蜿蜒

河的两岸浓郁的森林一望无边

土地上搁着一块块稻田

那是稻田

那是农人的家

那是采油的架

那是渔村呢……

现在我们来到了海岸

多么长呵（顶长的海岸线）

这就是南中国海边缘

这就是祖国的边疆

哦，不！所有走过的
是我们的祖国呵

让我们闭上眼睛吧
想一想祖国有多么辽阔的土地
有多少待开的宝藏……

我禁不住呼唤一声：
祖国
可爱的砂拉越……

1962年3月9日 美里

卡斯特

远 航

走在马丽河上

不在家乡

听农场犬叫

心里正紧张

见鲜血满地

知道你已创伤

听说你回过村庄

大地依旧无光

谁料到

你走的路有多长

伯母不知你的去向

只说

你离开门房

有点仓惶

怀里揣了

一撮菜地的土壤

走在亚拉河上
远离家乡
听船笛长响
心坎滋滋藏慌
怕夜半雨打门窗
我们又要分手远航



锄 头

从祖父那里
父亲把你承继
我从父亲手里接过你
有谁比我更了解你的脾气

从脚下掘起
不计做了多少面积
自己哭泣，叫人欢喜

栽成菜肴
种出稻米

打了地基
房子还得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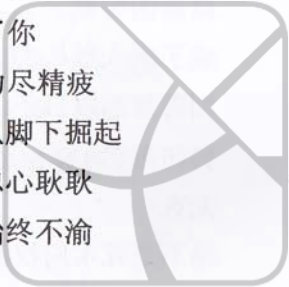
从脚下掘起
开一条路
拓一块荒地

白天把你握在手里
夜晚和你躺在一起
不管风风雨雨

从脚下掘起
掘钝了
再把你磨利

多少岁月
折磨了你
我也力尽精疲

从脚下掘起
忠心耿耿
始终不渝



你话不说一句
我也没有异议
默默地找到了安乐之地

从脚下掘起
掘到生之源
我们又开始呼吸

山 洪

绿色的山洪

曾经

在风洞冰凉的深处汹涌

今天

血染的碧湖

成了闲人散心的去处

刘善邦那段日子

匆匆忽忽

无言

绝不是死水向权柄折腰鞠躬

朦胧中

矿工摸索怔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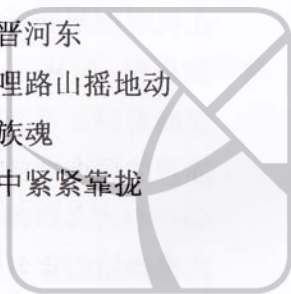
石隆门缓步移动

绿色的山洪

曾经

在鬼洞阴冷的深处汹涌

虽然地利人和俱空
时不我属
一百三十年后
回到新尧弯
寻找王甲的片片傲骨
从多灾多难的新宜山
从古老的短廊
到古晋河东
二十哩路山摇地动
几多族魂
石火中紧紧靠拢



田思

热 爱

我曾驱铁马在家乡的公路上飞驰

蜿蜒的白色公路啊

蛇一样弯向远方

在我眼前展开一望无边的绿色

椒丛 胶林 稻田……

我闻着

强烈的泥土气息和庄稼的芳香

我曾乘船在家乡的河流上颠簸

浊黄色的河水

无语奔流向前

河岸边是低洼的沼泽

是茂密的红树和亚答林

河水扣着心弦汹涌

我曾到过那美丽的热带海湾
嬉戏在那洁白柔软的沙滩
海湾里漾着碧蓝的海水
沙滩上遍布着贝壳和小蚌
我又倚在长满海松的岩石上眺望远处的「奎
笼」①

巨兽一样蹲在海里
眺望渔船在朝阳下出海的景象
海涛伴着松涛喧响

我走过那崎岖的密林小径
去攀登那白云缭绕的高山

飞泻的瀑布溅洒水花
青山翠谷像层层波浪
听着那空山里的鸟语
我们的心情是多么爽朗
而在那半山腰的村落里
「空空空」的铜锣声隐约震响
等待我们的是达雅同胞节日的佳酿

我栖息在繁华的都市
也住过偏僻的小镇
我拜访过古老的英雄山城
细数他身上的累累伤痕
而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闪着一个干榜高脚屋下的梦
回荡着阵阵「曼沙湾」②的鼓声

我参加过人流拥挤的盛会
盛会中口号和标语激荡
千百只手臂高高举起
千百张口喊着同一种声浪
我看到头戴「宋谷」的马来同胞
缠着腰布的达雅同胞
纹身的加央同胞……
他们都在盛会中展示了团结的力量

在一个乡下的农家里
我初次卸下了学生装
锄头磨厚了手掌

烈日晒黑了脸庞

我亲眼看到一株株茁壮的椒树
是怎样在迫迁者的斧头下被砍倒
土地冒着烈焰 浓烟冲向蓝天
而在经过了一整夜的倾谈后
我看到那白发苍苍的老妈妈
是怎样用她为我们煮饭送茶的手
将被子轻轻地盖在我身上

在一个建筑工地上
混凝土飞快旋转 沙石纷飞
打桩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
这里 淌着汗水的人们在劳动
那拿着灰桶的手
那踩着木架的脚
那扛着洋灰袋的肩膀
都是我参加的一份力量
伙伴们帮我耐住了辛劳
工头的压迫气醒了我的头脑

呵！还有那学校里的学习和玩闹
还有那晚会上的载歌载舞
还有那小屋里的油灯汗气……
呵！我们是生活在沸腾的年月
我们的生命曾经是色彩斑斓
这一切激起了我多少的热爱
这一切哺育了我健康地成长



.....
.....
多少个无风的夜晚我默默沉思
多少个霉雨的季节我揩擦着思想
一个神圣的信念萦绕在我心中
一句平凡的话含在我口里
「呵 家乡
我爱你多么深沉！」

1968年11月

注：①「奎笼」：一种捕鱼棚架。

②「曼沙湾」：一种马来人的舞台戏。

夜 访

我在夜里经过一条小路
路的一边是一片菜园
熟悉的肥料味直扑鼻腔
另一边是齐腰长的芒草
不断伸出来扯我的裤管

四周很静很静
只有脚车轮辗过路面的沙沙声
和夜虫不甘寂寞的低鸣

四周很暗很暗
只有远近几处昏黄的油灯
像是陌生人迷惘的眼光

我竭力辨认方向
啊 到了
一间小茅屋
几张亲切的笑脸
白纸在灯光下映得发亮

1968年12月6日

赤道放歌

赤道芬芳的土地呵
我们挚爱的母亲
让我们以儿子的骄傲赞美你
以儿子们的虔诚对你礼敬

每天 太阳最先来扣我们的门户
把最大的光和热倾泻干净
海洋以万顷波涛
在我们周遭奏起雄浑的乐音

太阳哺育我们以最炽烈的热情
海洋培养我们以最广阔的胸襟
而热带的风哦时时吹刮
不断带着我们成长的音讯

黝黑的是我们淳朴的脸庞
滚烫的是我们跳动的心
我们的生命像那胶树和椰林
沉默里蕴蓄着绿绿青青

我们作息在这土地上
像所有胼手胝足的劳动者一样
我们感到灾难的袭来
像感受一个突然的寒噤

赤道的土地起伏无际
何时曾埋下了不幸？
赤道的天空变幻莫测
何时已潜伏着不宁？

我们探索在这土地上
跋涉过多少荆棘和泥泞
而我们的心呵更像那赤道的天空
有疾雷 有闪电 有阳光 也有乌云

但是雨季的沮丧早已过去
大伙终振起奋斗的欢欣
长风里河流哗啦啦地响
每一座高山都在倾听

当大伙要做生活的主人
我们怎能不感高兴？
当千万只手已高高举起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响应？

让我们高歌一曲
紧跟那催生的号角前进
土地踏实在我们脚底
天空支撑在我们头顶

1968年6月12日

灯 下

是寂静的夜

灯下只有我和书本相对

我感到热血沸腾

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脏怦怦跳动

呵 敬爱的伙伴

此刻你们的面影又在灯下显现

亲切的笑容 动人的话语

在最艰苦的环境里

最坚贞的伙伴呵

让我衷心向你们祝福

多少个无风的夜晚

我们守着孤灯白纸

灯光把不同的影子照在壁上

影子就似乎合成了一个

我们于是感到在那漫漫长夜里

也有欢笑 也有跫音

也有暗流透过将要窒息的空气

多少个夜晚曾经这样消逝
同样是在灯下
同样合着影子
我们都感觉彼此的热血在沸腾
我们都听到彼此剧烈的心跳
无边的夜里只有灯火的光芒
灯光下闪烁着我们美丽的理想
多少真理之匣被启开了
多少的商议将要变成行动……

而今我夜夜在灯下用功
大伙的嘱咐萦绕在耳畔
我不会停下脚步的 亲爱的伙伴
告诉你们我所想的
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们一样
为大家把自己的力量贡献！

是寂静的夜
灯下只有我和书本相对
我感到热血沸腾
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脏怦怦跳动！

1967年9月

荒芜的家园

麻雀跳跃在空荡的稻田
野草掩盖着泥烂的小路
寂静锁住了荒芜的家园
风儿摇撼着破落的门户

风儿掀开屋顶的亚答
暗黑中只有几根弯斜的柱子
生了锈的锄头躺在墙边
在为主人把它遗弃而愤怒

椰树挺着千疮百孔的躯干
絮叨不休地摆动枯黄的叶子
“我们脚下已被杂草包围了
我们的果实也老得掉下树！”

果树们也在诉苦
“我们已经多久没人打理了
任由松鼠和蝙蝠来光顾
为什么主人还不把它们驱除？”

水沟在痛苦的呻吟

“这些肮物快要把我塞死
我也耐不住血腥和尸臭
难道我只是用来供蚊子繁殖？”

这是一处荒芜的家园

呵——荒芜的家园不止这一处！
为什么十室九空不见人
难道是瘟神在这里做主？

1970年9月14日

重 逢

千言万语
化为默默相视
无限激情
在胸中澎湃
盈眶热泪
像要决堤的海水
泪影中
依稀瞥见对方嘴角的微笑
多少动人的经历
都在默视中明白了
多少坚毅的事迹
都在微笑中体会了

1970年10月5日

鲁钝

生 之 歌

在那

风儿轻飘 虫声雅奏的

窗旁 在那

一天黑幔下

一个理想在泛滥

泛滥着一个理想

擎一把笔当火炬

在黑暗里

挥写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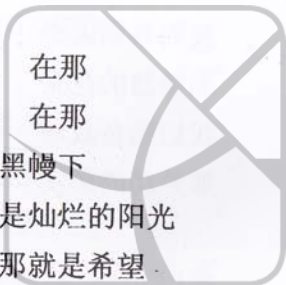
生命是一树火花

生活是一首战歌

你的名字是诗

诗的名字是你

建起灯塔
在海洋中
树钢的意志
让我们
握着热血沸腾的手
披荆斩棘
勇往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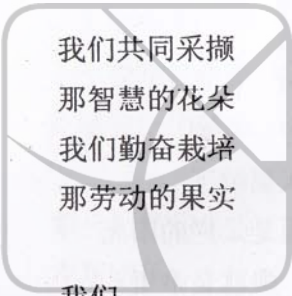
此刻 在那
窗旁 在那
一天黑幔下
前面是灿烂的阳光
啊！那就是希望
那就是希望啊！

生命的火花在喷射
生活的战歌在轰响
你的名字是诗
诗的名字是你

1970年4月

赤道上的儿女

赤道煽着一团火
我们的心像赤道
充满热腾的活力
吐放灿烂的红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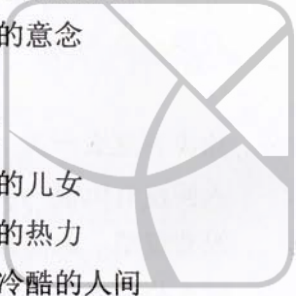
我们共同采撷
那智慧的花朵
我们勤奋栽培
那劳动的果实

我们
驾着文化之舟
远航于辽阔的生活海洋
乘风破浪

我们的歌声
泛滥于高山峻岭

我们的思想
飞掠过绿野平原
像海燕
在旭日喷射缤纷彩带的海上
剪彩 剪彩
一个新的开始
开始一个新的理想
满怀新的意念

啊赤道
赤道上的儿女
要以血的热力
温暖这冷酷的人间
要以血的红光
驱走世界的黑暗



1970年4月20日

如果有这么的一天

如果有这么一天
生命都如火焰
人间就没有黑暗凄凉

如果有这么一天
鲜血可以雪洗人间罪恶
我愿血染沙场

如果有这么一天
人间没有仇恨
没有侵略 也没有战争
阳光将是多么璀璨
风儿将是那么凉爽
雨水将是多么甘甜
黑夜将是那么明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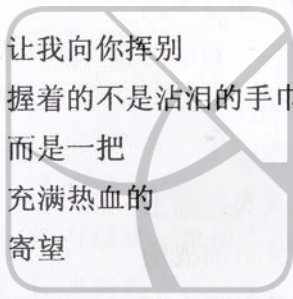
如果有这么一天
人类都能像鸽子自由飞翔
我愿化为谷子奉献点点金光

1970年4月

挥 别

悄悄地背上行囊
你奔向光明灿烂的远方
多么坚定
多么刚强
因为那是一座
理想，希望峦叠的高峰
有阳光
有温暖
在人类旅程上
在生活的战场
越过万水千山
你毅然攀上
那是多么动人的时刻
也许
那就是幸福的雅奏
这就是生活的放歌
迈步前进吧！

生活原是一首战斗的歌
登上那一座
理想，希望峦叠的高峰
照眼的
将是无比的
光明灿烂



让我向你挥别
握着的不是沾泪的手巾
而是一把
充满热血的
寄望

1970年1月

芭茅

山城诗束

序诗

我没有优美的喉咙，
唱不出婉转动听的歌儿。
我自信如辛勤的乌鸦——
唱得虽是那么低劣苦涩。

我也依然要把苦难编成歌，
沙哑的嗓子来唱它。
假如有人喜欢，
我就不停地唱着，唱着。……

如果祖国需要，
我就直唱到东方出日头。

叫我走到那儿？

一张“三万”纸接到手，
我全身上下直打哆嗦。
满纸的豆芽蚯蚓字，
究竟是说些什么？

我疑思，大半天，
仍然叫我摸不着头。

难道我打过劫？
难道是做过偷？

不然为什么“三万”帖，
竟来向我请贺？

苦了我上求与下请，
费了不少咖啡乌；

这满纸的螃蟹，
总算找到了解说。

不是我抢劫做偷，
而是我“住错”土地有罪过

要我三个月内搬走，
否则“痾公”五百扣。

听了真叫我老泪横流，
枯肠尽碎尽揉。

一连三四个晚上，
我都没有好睡着。

我老汗二十年来，
就一直在这里耕种。

荒山在我手下，
变成肥沃田亩。

我经历了多少灾难，
吃尽了多少辛酸苦头。

今天被指为是罪人，
叫我心思多么难过。

走——
叫我走到那儿？

菜农

架棚上，
结满累累瓜豆；
几个月的劳苦，
总成今天的硕果。

锄锄耕耕，
从下种到收成；
耕种的人家，
从没有过一个安闲。

泥土翻了又再翻，
蔬菜长来渐渐黄；

粒粒沙土混滴汗，
颗颗菜蔬长得难。

无菜的时候菜价好，
有菜的时候菜价贱；
六角的菜蔬卖一角，
五角的菜蔬剩三分。

菜贩的算盘真了得，
七除八扣，
一百斤的菜到他手，
秤存七十多。

两大筐的青菜，
压得你背背弯；
卖到的钱，
换个上一尾咸鱼干。

山里的材砍不尽，
菜农的苦诉不完。

绵绵雨季少天晴，
菜农夜里盼黎明。

清晨

迷茫的山雾，
弥漫着山城。
晶莹的露水停叶梢上，
凝成浑圆的珍珠。

村鸡，是辛勤的号手，
（啼过一遍又一遍。）

庄稼欠着弓形的腰肢，
从方圆的梦中醒来。

晨风轻轻拂动，
惊动露珠乱滴。

白露渐渐消逝，
红日慢慢上升。

雨

风卷起败叶
飞飘在半空
天
黑得就要塌下来
雷
随着闪电
在树梢上迸开
一声比一声响
一声比一声紧
农人
忙着到菜园里
把菜苗遮盖
天上暴雨的巨脚
就要踏下来。

劈草

一把巴冷刀，
跟一把铁勾；
握在他的手，
就像钢笔执在诗人的手。

蓬松的野草，
是他的纸张；
他猛力地把刀一挥动，
两手都相继动作。

一挥一勾，
“悉悉嗖嗖……”

野草就在巴冷刀口倒下，
铁勾忙把它搭走。

当他气咻咻的
抬起头来看的时候，
像诗人欣喜地见到，
他的诗章已写出了头。

稻草人

扎成一个
农翁的形象
踞立在菜畦旁

戴着一顶烂笠帽
穿着一身破衣裳
手里执着一根拐杖
在微风中
不停地摇摇晃晃
麻雀见了
老远地飞走
鸪鸪见了
也不敢再来偷啄种子
它替农夫
保全了芽苗成长。

椰树

挺拔在原野
伸开绿的手掌；
在微风中，
轻轻地鼓动
呼啸的声浪。
天天不选地
在半空中，
吟诵着
大众的诗章。

泥路

在蔚蓝的天宇下，
无穷尽的伸长……

纡沿地，曲折地，
伸向穷僻的辽远。

曲折地，纡沿地，
从远方伸入乡镇。

两岸是广袤的田畴，
终年侵伏着油绿一片。
这是一条简陋的泥路，
充满着山野和泥土的气息。

没有旖旎的风光，
也没有华贵的尊严。

这里却有许多瓜菜豆棚，
延展着密密的叶子和藤蔓。

行人粗大的脚印，
天天烙在这路面。

它就像爱侣一样，
接受足印的热吻。

人们也踏着它，
背走自己的食粮。

乡镇是老板，
却从此丰富了仓间。

山村人民的不幸，
就像这条泥路一样长远。

山村人民的痛苦，
就像瓜藤一样蔓延。

你如果是这乡人，
在这里，我该结束我的诗篇。

如果你是城市或外乡人，
我也不妨告诉你们。

沿着这泥路居住的，
都是穷苦的耕种人。

暮

夕阳收敛了红脸
蜻蜓
临了它的布阵。

夜幕渐渐地
从大地上拉开。

农妇提高着嗓子
催唤着鸡禽归棚。

“啐啐，啐啐……”
声音叫响了山城。

夜，从天的那一角
就要伸向这边。

夜

月芽儿爬上了椰梢头，
夜，模糊了农村的轮廓。

椰树，在昏暗的月影下，
翩迁着曼妙的舞姿。

庄稼的叶隙里，
亮起了点点灯火。

一切的喧哗，噪杂，随着月色渐寂。
夜，在编织黑的恐怖，
晚风轻轻地吹，吹……

远方传来峰林之歌，
韵律和谐悠扬。

像午夜，
暴出一声声的幽响。
山村的夜，是这样动人，
是这样柔和。

在隔绝城市腐败的文明，
和罪恶的蛊惑。

旷野飞旋着秋虫底悲鸣，
村子里，起落犬吠猎猎。

声音回荡在夜空，
划破夜底长长的沉默。

天上几颗星星，
弱光揭不穿夜的帐幕。

人们劳碌面容倦的身躯，
在破榻，寻觅一刻安歇。

让游出愁郁的梦丝，
缀成一束希望的花朵。

在盈满的圆梦里，
微笑爬上皱褶的苦脸。

——因为他见到自己的庄稼，
挂满了红累累的硕果。

黄昏

晚霞，映红了小河，
河水静静地流着。

群群归巢的倦鸟，
披着嫣红的晚霞从天边飞过。

农人拖着疲惫的身子，
趑趄地沿家里走。

亚答屋顶上，
冒着炊烟袅袅。

锅镬里响起铲声铛铛，
灶里的材火哔剥。

渔舟竖着破帆，
徐缓的从海里，归来。

载满天上的彩霞，
带回满腔忧愁。

烧芭

芭地里，烈日下，
躺倒的野草，
晒得干巴巴。

烧芭的人地里走，
手握火苗到处烧。

火焰起，浓烟升，
凶凶的火浪四边延。

火红的太阳
挂在天中间，
要和烽火赛凶猛。

火烟映红烧芭人的脸，
浓烟熏得人干咳不止，
火海烧红了半片天。
一场烈火大焚过后，
芭地里，
留下是灰烬一片。

爱情

谁没有一个爱情
好比
燕子爱蓝天
好比
野兽爱森林

我们生长在这里
死死爱着这土地
因为我们是
这土地的儿女
这土地
就是我们的母亲
谁说鱼儿不要水
谁说树木不要阳光
谁说
我们不爱
自己的母亲
海里的水
深又深
我们对这土地的爱情
比海水深
你瞧瞧
假如你不信

河里流着的
我们的汗水

胶树刻着的
我们的手迹
高楼和马路
染着我们的血痕
胡椒园里
也印着我们足印
我们用劳力
创造了砂拉越的繁荣
我们用血汗
写下了砂国的文明
紫铜色的背脊
它默忍着烈日的毒火。
它忍受着风雨的摧残；
炫映出紫银色的光泽。

它的上面常烙印着，
箩筐，扁担的纹迹，
锄柄绳索的痕韧。

这紫铜色的背脊，
默潜着无穷的力量，
——它掀平了无数困难。

它常常扛着自己的财宝，
却背回整袋愁苦，
哀伤，疾病和饥饿。

在日寇的铁蹄下，
它背过数不清的痛苦，
就像椰树负着累累椰子。

如今，它依然背着苦难重重，
因此一天比一天弯了，
（弯得像把弓。）

它响应着砂哈地的呼唤，
在独立的风暴中，
去掀开另一个沉甸甸的重担。

农夫·泥土·庄稼

农夫用血汗

喂肥了泥土

泥土

用无机物

哺养了庄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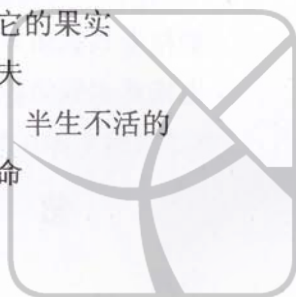
庄稼

用它的果实

添燃农夫

半生不活的

生命



1961 年 11 月

债（外二章）

像老牛，拉着不完的厄运，
生活的缩影时刻威胁着过。

旧的债才方卸除去，
新的债又接踵而来。

他拖着累累债务活着，
也拖着累累债务死去。



愁

白天

担心馋嘴的布鸪
把芽苗啄坏。

夜晚

愁忧猛刮的狂风
把亚答顶掀破。

雷

在长久的沉默里轰开了，
像一个亲切的呼喊。

带着粗犷的热情，
在辽阔的天空迸散。

让一切枯萎的生命，
在它的召唤下抬起头来。

1962年4月

遥 寄

你去了
为了信仰一个真理
为了忠实于
伟大的理想

你去了，坦然地去了
去到祖国的远方
那里，海涛激情的
奏起“欢迎曲”

亚答树向你
弓身点头
逦漩的急流
向你低低絮语

那里有许多的甘榜
伸出了友谊之手
迎接你——
远方的友人

为了追求人生真谛
为了攫取美丽的理想
你——
满怀热诚地去了

像雄鹰
笃信自由之神
把希望寄在
无垠的天际

纵然天气多么恶劣
依然要飞到
——最艰险的地方
——最遥远的地方

从幽谷到山颠
从天涯到海角
把足迹印在
整个祖国的土地

把友谊散到

——每一座甘榜

——每一座长屋

和每一块贫瘠的土地

在土地上

竖起一张飘迎的旗帜

叫沉默的空气

掀起破天的狂呼

从峡谷里

作一声长长的呼啸

让寂寞的山野

炸开了呐喊的轰响

去吧！朋友

把热情的心

虔敬地献给土地

（还有更多的山野向你招手）

去到任何地方
向困难握手
向土地
作亲切的拥抱

1961年3月写于病中



青木

诗 二 首

(一) 等你到天亮

只有月亮斜挂在西方
四周还是沉静的睡着
我来到了你的窗前
想用力的敲着

但你还是在睡着
叫起你
也许你要说我太鲁莽

但我有句话
紧着跟你说

我回来了
带来辛酸与苦恼

仅仅只是一句话
我却压制不了自己的心情
让我等待你
等你到天亮

（二）给 F T

一个衰弱的身体
为着一个美好的理想
在挣扎着
病魔死抱着他不放

他用了
自己的肩上
挑着别人的痛苦
他永远
快活的
生活在这土地上

他曾经
用那颗火热的心
点亮了别人心中的火

他
是一个多顽强的人啊
人们见了他
总是这样说
好一个英雄的化身

他
那钢铁的意志
曾把病魔驱走

我深信
火热的心
能在赤道上
燃起美丽的亮光……

1959年7月

细 沙 集

（一）深沉的夜

门板上
发出碰碰的火花
犬吠声
骚动了寂静的夜
星星
也躲在云雾中

门开了
大汉们走了过来
大喝一声
衣橱被打开了
书桌翻了又翻

屋内
像寂静的夜
在骚动着

满足了
余下是零乱的地板

余下是
深沉的夜
在沉默中
低低的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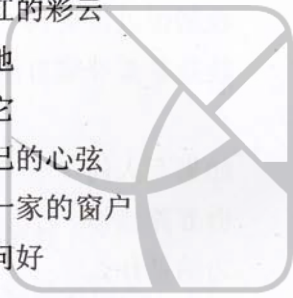
(二) 黑与白

多奇怪
他看的是黑
我看的是白
我说是黑
他说是白

要把黑指着白
要把白指着黑
我不依
他便指着我的鼻子说
你敢造反啊……

（三）在黄昏的日子里

在黄昏的日子里
我要你
在我的身旁
哼着你心爱的曲子
让它
绕在鲜红的彩云
在这土地
我将用它
谈起自己的心弦
走向每一家的窗户
向他们问好



（四）表白

在苦难的行列中
我不做摇旗呐喊者
只愿当个庄严事业的螺丝钉
如果在原野上燃起大火来
我愿是火中的小火花

即使是烧了一根与一叶
我也不计较
这是我的责任
我应该这么说

我生来
并不为着自己来打扮
我憎恨过黑乌鸦
就是常爱夸耀自己的美丽

如果有人问
世界养活你
为的是什么
我就大声的告诉他
为的是人民

如果问我是有信心
那就等着时间来考验

1959年7月

石少

小城拾零集

蛙鸣

蛙鸣
在我家的四邻
在眼里和深心

雨前
有蛙鸣
雨后
鸣声更紧
沁人心脾的凉风
吹扬得可爱
畅人精神的蛙鸣
奏唱的欢欣

蛙鸣
被人群的脉搏缠着
呈现社会的新景

雨线

久渴的工农
爱的是雨线

雨线
是由风而来的骤雨

九月的雨线
更猛地从东压向西

这样的九月天
全世界人民未曾见
不单是山的这面
路的那头和河的对边都有雨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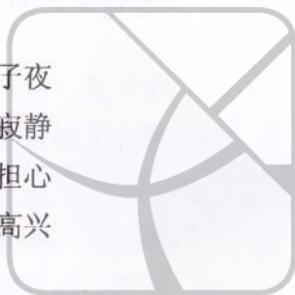
在我们砂拉越的沃土上
需要有雨线的飞扬

子夜

我的记忆是——
寂静的子夜

但新的暴浪
冲刷我旧的印象

如今的子夜
不再是寂静
我虽有担心
但更是高兴



1959年10月3日

考古

有一个没有杯耳的杯
和缺嘴的碗
它们都安放在一个盘
这些是财产
对于一位城市工人
不懂得考古的人



1959年10月8日

白金

咱给兄弟民族来唱歌

致农村歌咏队

歌咏队，展歌喉！
咱给谁人来唱歌——

一口塘，几样鱼，
有草有松又有鲤。

咱砂国，民族多，
有华有达又有巫……

草和土，兄弟民族的，
咱给兄弟民族展歌喉。

共天地，走一样路，
走了百余年走不出苦。

人民生活多困苦，
咱给人民唱到日出。

日出东方红又红，
暖在人身又暖心中。

四更未到鸡未啼，
割胶的人披衣起。

抬起头来望望天，
点上灯，扎在脑门。

挥刀去，脱胶皮，
脱去新皮剩老皮。

滴滴浆，往杯滴，
滴滴落在人心里。

天刚亮，日未出，
处处冷来处处雾。

东家田，西家户，
只距百步看不出。

做零工，穷落户，
急急忙忙去赶路。

汗滴干，不叹苦，
换些粗饭来落肚。

背一弯，插一秧，
种在田芭种在人心肝。

一下锄，三滴汗，
一锄三汗把芭翻。

种椒园，耕菜园，
园园辛苦年连年。

前一辈，后一代，
代代要活代望代。

今代不把甜果种，
后代那有甜秧栽。

歌咏队，展歌喉！
咱给谁人来唱歌——

一口塘，几样鱼，
有草有松又有鲤。

咱砂国，民族多，
有华有达又有巫……

草和土，兄弟民族的，
咱给兄弟民族展歌喉。

共天地，走一样路，
走了百余年走不出苦。

人民生活多困苦，
咱给人民唱到日出。

日出东方红又红，
暖在人身又暖心中。

硕莪叶，茅草棚，
棚棚住着穷苦人。

穷苦人，坏命运，
衣食住行听天由命。

芭菇叶，竹荀头，
加些鸟拉占送进口。

二顿薯，一顿饭，
顿顿吃来顿顿难。

粗布耐，粗布粗，
一条粗衫满身补。

吃不足，穿不上衣，
黄皮瘦弱肚儿饥。

结紧裤头忘肚饥，
流汗流血为儿女。

地皮要换屋税要收，
税税税在穷人头。

日求神，夜拜主，
为咱生活安好路。

奉上酒，敬上肉，
为何主神不照顾。

主是木，神是泥，
不能赐给穷人权利。

不拜天，不跪地，
劳动者全靠自己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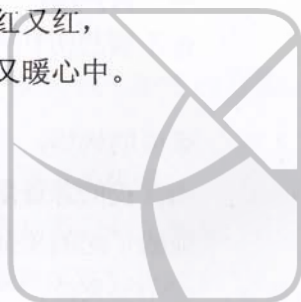
搞政治，挖苦根，
搞掉苦根长又深。

苦根长，苦根深，
根根长在穷人身。

共天地，走一样路，
走了百余年走不出苦。

人民生活多困苦，
咱给人民唱到日出。

日出东方红又红，
暖在人身又暖心中。



1960 年

蔡存荣

妈妈，请别哭泣

亲爱的妈妈，
当孩子悄悄收拾行囊，
不告而别的时候，
请不要哭泣，
也不要悲伤！

亲爱的妈妈，
当深夜的急促敲门声，
惊醒了您的美梦时，
请不要哭泣，
也不要悲伤！

亲爱的妈妈，
当孩子精疲力竭，
倒在大地的時候，
请不要哭泣，
也不要悲伤！

只因我们对土地

爱得那么深！

妈妈哟！

我们不得不离开您，
奔向波涛壮阔的生活海洋。

妈妈，亲爱的妈妈，

请抹去泪痕，
请挺起胸膛，
您默默的祝福，
就是我们前进的力量。

妈妈，亲爱的妈妈，

当孩儿再回到您身旁，
歌声将在拉让江上飞扬，
您那欣慰的笑容，
会比阳光更灿烂。

写于 1968 年 9 月 9 日

【附注】

在那苦难的岁月里，遭受最深的身心痛苦的，不是我们这群热血青年，而是我们伟大的妈妈。记得那段动荡日子，多少孩子悄悄离家出走，多少孩子三更半夜被带走，多少孩子满身伤痕地倒下，都使妈妈们哭断了肝肠……

欧阳柳

追 寻

寂寞了几许的林中古塔，
谁又在那儿弹奏『小夜曲』？
优美底旋律震撼着我牝底心弦，
陶醉中我重回到往日的旧梦。

今夜底月色分外好，
静悄悄地莲湖上，
那家多情的少女在唱『追寻』？
麻木了的情感再度激动。

此刻我的生命开始加速跃动，
我的情感更加汹涌荡动，
我忍耐不住了哟，
我要去追寻我那绮丽的美梦。

我不再忧愁和悲伤

请别让我打开记忆的箱子，
纵然过去是王子仙女式的生活，
我再不愿将凋零的落花，
勉强重缀在我生命的树上。

请别劝我甜睡在河畔上，
追寻一个绯红色的幽梦，
倘若梦中有甜美的笑脸，
我也不愿接受你的希求。

如今，
霉雨的日子将要结束，
野地里有了灿烂的骄阳，
山岗上有了美丽的蒹花，
我不再忧愁和悲伤，
我要走出我这狭窄的小房，
迎接主赐给我们的春光。

符国钺

怀 寄

请告诉我琼岛的荔枝熟了没有？
这里的红毛丹正在开花；
纵然我已忘记荔枝的滋味，
却永远难忘树下的人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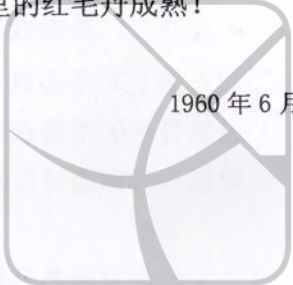
请告诉我大风扫过琼岛几次了？
这里只有微风吹拂；
纵令我忘记风后剖椰的风趣，
却永远难忘弄斧的心情。

你可曾记得溪中的欢游？
也能够忆起激烈的水战？
请别耻笑拙战的对溪战友，
却也难忘多喝的两口浊水。

溪边并影垂钓，草原双牛放牧，
串连了我们的心；
如今只凭回忆重亲你底丰姿：
不似童颜已改，却是汪洋远离。

别在荔枝成熟的时分，
再一次痴痴等候，
纵然荔枝掉下了，
我也不会再在树上俯看你的倩影，

让我再一次缅怀往事，
当这里的红毛丹成熟！



1960年6月19日於砂拉卓

空 虚

一片枯叶轻轻轻轻飘落庭院，
一阵凉风丝丝吻皱湖水，
缕缕空虚缠在你心头，
你遂凝视远处，直到黑夜把你催回。

一度欢欣，你有最热情的眼泪，
南岛的花木不会显示凋零，
纵然是冬的季节偷偷地到来，
你却一再以为：这是春的喜讯。

当人们在岁月的替转中把你忘记，
你有满心的悲哀没有人愿意听取，
请偶尔想一想你逝去的时日，
我愿以我的慰语，填补你的空虚。

写于 1961 年 9 月 26 日一中

静静的砂拉越河慢慢流

静静的砂拉越河慢慢流，
曲曲折折流向大海洋，
两岸风光都是入画的材料，
村庄椰树还是高高的青山。

流走了烦恼，
带来了欢笑，
流走了仇恨，
让我们相处更好，

巍巍的马当山，
像是守卫着古晋城，
又像一位娇羞的姑娘，
脸上围着轻纱不露全样。

晚看椰叶迎着清风摇荡
微波迎着月光，化成了银鳞样，
岸上椅子坐着成双的情侣，
稍微陶醉便入了梦乡。

轰轰的机声，
有来去的航船，
哗啦的桨声，
有小舟过往。

要是你有烦恼，
请到这儿走一遭，
这儿风光多秀丽，
会把你的烦恼钩销。

静静的砂拉越河慢慢流，
流走了烦恼，带来了新希望，
希望明日有幸福的生活。
人人脸上都是喜洋洋。

1962年12月18日

（作者注：此首为歌词，由好友零雁君作曲）

夜 灯

夜色昏昏，
路灯迷蒙，
一声声脚步，
撩起美的梦。

梦里有星光点点，
梦里有雨后彩虹，
梦里有我和你并肩，
梦里有羞笑的脸容。

不想明晰，是真或者一个梦。
让它入路灯一样迷蒙；
走着，谈着，
笑了，醉了，
一个字回翔，
在你心中，在我心中。

夜色昏昏，
路灯迷蒙，
一个字破重雾，
自我心中到你心中。

1967 年 5 月 6 日



春 的 怀 想

大地解放了春，
树叶招摇着风；
一抹蓝宇上的云彩，
缤下人间万紫千红。

那缀满绮绿的高峰，
还有那浩瀚奔涌的山洪，
都是千年隽永，
史页上豪杰英雄。

春驾着彩羽遍家去访问：
像风趣的记者，
使你抹上葡萄酒底笑容。

来一林百鸟争鸣大众的歌手，
挑动古希腊奥菲士底琴弦；
唱出有生命的岩石、
树木、野草、河川，
与沉寂的万古英魂！

雪冰

夕 阳

别叹诉你的生命已将奔向死亡，
说世上的一切都不再被你热爱，
在这最末一刹的黄昏，
你就是快要活在另一世界的人。

你总爱在自己心上增添愁怅，
你惯比喻别人的伟大愤怒自己的渺小，
然而世间的一切总不能听其自然，
你得振起最后的气力和欲望，
让生命继续生长。

看看，西边画红的一方，
那便是不甘示弱的夕阳，
即使你我已将年迈老去，
最后的努力：别忘了，
为下一代作个榜样。

1968年11月28日

方秉达

芭蕾舞女

如风在雪花上散步
像雨的趾头 点破了水面
一行虚线
你滑翔而来 滑翔而来
双手模仿海藻
按着浪潮的节拍
在激荡中柔
为自己美好的身段剪影
突而投入了漩涡
像蜘蛛纤细的八足
收取网中垂死的彩蝶
揽满千种形态
又仿佛是最美的雕像
瞬时失去了重量
带着失约的眸子
当狂 地凝定

振翼 随着音符的召唤
掷满一台飞舞轻羽
试着骑在自己的肩上 漂浮
漂浮 脱离了地心引力

跨越了虹桥 踱上云端
一袭轻纱 顿时重若千斤
似美化了的牛顿定律 倒下
轻如失恋少女的一声叹息
然后 像蕾尖惊醒的晨露
背负着成熟的情感
以足尖 以手指 以
眼光 谱下无字的诗行

1968年8月写于诗巫

流 浪 人

打扫一街闹市的纸面 花心 肺叶 石肠
茫然让青春的趺音
流落在一条被时间遗忘的古老幽径
被传染上两脚思乡病 纵
高举指挥棒的双手
也抓不回 以血汗
敲打来路时的声音
我不习惯听命
在世故的圆镜里定形
以足趾计算晨昏
袒一片云 翻一页风 为我日记

陌生于自己的容颜
一如远客的过访
以松柏暂立在世俗里
借阳光及时凿造自己的身影

浸淫于啤酒桶的谎言
任凭把现实说成精巧的木匠
也刨不去我一株发酵的面包菌
当星星落尽 山雨即来
不必掌灯 夜里的向日葵已把悲哀倾侧
无须撑伞 蜗牛就驮负重担
美美呵美美
你还要我守枯几许咽成苦难的夜雨
望断多少戳破青天的重山？

1970年1月写于伦敦

吕朝景

烟 花

一株迷人的烟花
它惊走了些许的黑暗
它是株人们的理想
我想摇落，看看它是不是很香

年华只有一瞬
于是你病——你相思
亮在黑中最美
亮在梦里最香

童年未曾许下诺言
而今却仍深深的爱恋
信手沾一笔月光
描它在夜色纸上

1967年2月稿

企 图

现代荒诞剧序幕
个体与个体间的交感失去
当从美梦中苏醒
蕈状云威胁在睫前

企图重建瓦解后的布尔乔亚生活
五千年的历史是光明或熄灭
人在棋盘上走成残局
只困于刹那的危临里

沉醉的梦幻绞碎
等待果陀的流浪汉被拒於艾菲尔塔下
人类在毕兰杰瞳中变形
上帝被尼采宣布死亡

1967年5月20日

弘萤子

夜 将 醒

每一颗细胞都松懈了
夜孕着的黑暗也宣告流产
我还拼命的吮吸着寂静
这浓郁如紫罗兰的麝香

就像神窃那般盗走梦境
夜遂老去，
远山簇拥着
一轮孤独的长发旭阳，只一宴
大地便告灼伤

从瑟缩的呵欠里缓步出来
裹一层多愁的面纱，薄时
如脂粉，厚时，比夏娃更慑人
我遂有一阵交剪喜悦的瞠目

阵阵雾露猛叩我的发梢
我的思维，苏醒了
那夜端踮躅的行人，向谁凭吊
面当第一道浩瀚的金阳

1968年8月8日·古晋



李木香

一 舟 霞 色

舟之外
霞之内
仍有一崖空灵
舟之内
霞之外
所有的静都禅了

看山在霞里霞外走着
看山之迁移
这一耸红晕的
山 没有升高
也没有陷落

霞 仍醒着
水质的
舟呢？怎不吹一管箫
一管冷冷的梵籁吹乱霞的行止
那出岫的云

（然后共楫一叶凡舟
一路相应着睡去
渡涉一野烟没）

那么
醒着，睡着不都一般寂寞
言语，不语岂不一样温柔

就是一麓哭泣的孤霞哦
滑落下来
化作你枕住的阴的黑的潮
甚至覆住你的凉的冷

山作见证吧
舟是哑然的黑岛
一海绵软的枕是霞

1970年3月22日

沈树德

异 乡 人

踩过青青，踩过投影
她乃立站，很僧侣地立站
每一个寂寞的日子伴她守望向南的家乡

苍穹很灰灰
她心也很灰灰
异乡人的忧郁总是很浓浓

落雨日脱去季节那件色彩的旗袍
很似秋，苍白的秋
而那顽皮的风总爱揭起她衣裙
却总拨不开她那郁结的心

异乡人总爱看那从南方升起的黄昏星
异乡人总爱嚼红豆子
她那翘盼的眸子遂挂上圈圈的思乡病
很湿湿的思乡菌
她又再次双手合什
默默地祷祝

1967年11月9日

元 宵 节

第一盘圆月泼泻下素素银光
於上弦月下弦月自然律的轮回后
怀孕的节日又诞生

欢乐溜滴自太欢乐的唇沿
微笑蕾开自太微笑的容颜
很元宵的夜街
不再长袍不再游灯不再飘红
只有迷你只有阿高高只有时代
却不见东方古典只见西方文明

我怅然踏上回归线
让灯光跟我的影子玩描绘黏贴的游戏

元宵夜的心有河愈流愈长
两岸呵红豆树正忙着结子

忧郁症呵越来越浓

今夜不语不笑

寞寞呵镇守寂寞

苍茫孤寂的影子

独品苦闷独写诗

且让雅典娜自我左肩步至右肩

且让凝睇后的星星慢慢去腐烂

且让分分秒秒带我离黑半边至白半边

然，元宵夜

夜缘何扯得太长太长

1968年2月13日

谢永就

烟 花

瞬息一闪
装配着一个来去紧紧追缠的生命
为了嘉年华会
你不仅爆开
你闪烁，夭折
在迎迓转成追悼的瞳中
除夕那夜
你把那朵朵、点点和缕缕的夕都焚毁
然后，你飘化为一丛苍白的云
逐渐地
在夜的深怀消逝
不像天女散落之花
你是殉落的星斗
留不住你无意稍憩的光彩

1968年1月26日·古晋

现象

依然不会有人
在你低陷的眼楣筑一道波堤
依然是你那苍苦的独自
弓着佝偻的背
踢着自己
依然不会有一小枚安慰的硬币
抛在你十分困倦的掌心
惊醒你兴奋的笑

直到你咸咸的泪涨出眼岸
痛苦想一口吐出的血
直到你想蹲下
在多脚声的闹市街口
用最哀伤的眼神守望

1968年12月7日

歌·在穷荒

迴野的风吹着没贴好纸膜的箫
多少根蔓草在协奏
母亲，我们的歌羁旅在穷荒

回忆老在唱盘迴线间回转
这支歌，这支歌没法颖脱围栏
没法衔在口中不让舌尖卷起

此刻的时辰，在计算深夜的深度
孤寂的热闹，凝止在潜流
你的催眠歌还喂不喂那爱哭的婴孩
隔一排穷荒地带
你的爱仍伸臂，拥抱我的衰飒

母亲，我们的歌羁旅在穷荒
我的眼在歌中看泪
看泪雾角落，你暗地藏地的凄景
一瓶苦汁自你盖住的木塞流滴

设两年为 x
未知数是几码长
而长度里的卦签，印有许多狂澜的预言
母亲，我不能很乖
往事教我惹事
今夕，又背叛你的叮咛
在儿时的胡同跟野孩子争吵

母亲，这故事可以拍制一部悲剧
我们的歌羁旅在穷荒，遗忘了籍贯
我的年纪爱和忧郁共眠
当歌，在穷荒
在穷荒羁旅

1968 年 6 月 19 日 • 古晋

关渡

吊 眼

—他拾给警察一遗失物
警察抄他一份五世家谱—

没有车灯的脚踏车
有灯没灯泡的脚踏车
有灯泡没亮着的脚踏车
一样地跃进交警的黑本子里

真理在第二世界里毁灭
六点钟的胶刀竞争四点钟的锋利
八小时的工作在六小时里呻吟
饭碗在峭险的尖峰上
一手攀登，一手测量背后的狮口
虎口爆裂，寄生一枚枚吮血针

家乡的炮竹该响得更呜咽
当新岁啼不醒细胞的垂死
而仅存的一滴血仍须滴落

1969年3月7日寄自美里

雕 泪

给 母 亲

船笛就那样呜咽的呜咽了
ENGINE 就快要震断您泪的堤岸
卸下您心里的矛和盾吧，妈妈
快预备摇活那小小的手帕
让我以眼摄住一个历历一留在
今后我多灾多难的枕边

请别错用手帕，不要
泪，不该畅流一脸的羊肠
以贫血镶成的惨白画面
耐不住一洗
给劳苦挖深了的眼眶
容不得泛滥
不要，请不要错用手帕

我曾撞破园里橡树的无际
也试过奋足於荆棘泥泽间的奔波
我已愧对肩上干细胞的剥落
而您以风中残烛之躯，依然支撑

你塞给我满满行囊的声声珍重
第三船笛已为我引上了五线
我会依着抖动心弦的轻轻吟哦
我一夜夜的寂寥我一夜夜的安眠

我要给捕蝉的日子沈沈的闭幕
我要为幸福之门铸锁匙金坚
在悠悠风雨季我只初初的啜汗
我不给您，您切莫给我雕泪酸酸
该含苞一朵莞尔於深凹的嘴边
来年，我振翅回来为它绽放

1969年2月2日



犀鳥叢書之五十一

馬來西亞 —

砂拉越華文詩選
(1935-1970)

編 者：田農

出 版：砂拉越華文作家協會
Persatuan Penulis Aliran Tionghua Sarawak
P. O. Box 1356, 93728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印 刷：聯華印務有限公司
Liang Hua Printing Sdn. Bhd.
No. 1958, SEDC Industrial Estate,
Jalan Piasau, P. O. Box 841,
98008 Miri, Sarawak.

版 次：2007年10月初版
國際書號：978983323304-5
定 價：馬幣25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田農著作 - 覽表

- | | |
|---|--------|
| 1. 子夜詩抄 (詩集) | 1965 年 |
| 2. 砂勞越華族社會
結構与行態
1991 華 (再版) | 1977 年 |
| 3. 文學與社會 | 1983 年 |
| 4. 砂勞越華族史論集
(主編) | 1986 年 |
| 5. 砂勞越共產組織研究 | 1990 年 |
| 6. 砂勞越華族研究論文集
(與饒尚東博士合編) | 1992 年 |
| 7. 解凍的時刻 (評論) | 1994 年 |
| 8. 砂華文學史初稿 | 1994 年 |
| 9. 政論選集 | 1997 年 |
| 10. 砂拉越華人社會的變遷 | 1999 年 |
| 11. 田農文史論集 | 2004 年 |
| 12. 歲月章回 | 2006 年 |
| 13. 馬來西亞 - 砂拉越
華文詩選(1935-1970)
(主編) | 2007 年 |



ISBN 978-983-3233-04-5



9 789833 233045

定價：馬幣25元